

小品文選

陶秋英編註

上冊

陶秋英

中學國語補充讀本之一

上海北新書局印行

小 品 文 選

上 卷

陶 秋 英 編

北 新 書 局 發 行

835
399
21



3 0526 5923 6

小品文選目錄

總論 略例

周

論語 (約公元前四百八十年孔子卒)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季氏將代顓臾章 長沮桀溺章 孔子於鄉黨章

孟子 (約公元前二百八十九年孟子卒)

舜發于畎畝章 王臣託妻章 孟子去齊章 齊人壓酒肉章 象殺舜章 孟子謂戴不

勝章 淳于髡嫂溺章

晏子春秋 (傳說前孔子但其書當後論孟)

晏子使楚

目錄

937212

莊周 (稍後孟子)

養生主

戰國策 (作者不確定當後孟子)

四則

秦策

禮記檀弓 (戰國雜說而漢人所集故次莊孟後)

子之上母章 死而不喪曾子易簣章 不食嗟來章 張志善頌章 子夏喪子章 孔子

將卒章

柳下惠妻 (人前孔子然文則疑僞故次檀弓後)

柳下惠諫

前漢

韓嬰（漢初人不可確定）

韓詩外傳一則

鄒長倩（在文景之世公元前一百五十年前後）

遺公孫弘書

東方朔（在武帝之世公元前一百四十年前後）

應詔上書

司馬遷史記（漢景帝中五年丙申紀元前一四五——昭帝之始元年紀元前八十六年）

伯夷列傳

劉向（昭帝元鳳四年甲戌公元前七十七年——成帝建平三年乙卯公元前六年）

說苑一則 晏子將使荆

揚雄（昭帝甘露元年戊辰紀前五三年——平帝天鳳五年戊寅公元一八年）

酒箴

目錄

三

後漢

漢光武帝

與子陵書

班固 (建武八年壬辰公元三二——永元四年壬辰公元九二)

節漢書李夫人臨死託武帝

班超 (生年不可考固弟故次固後)

乞歸疏

李固 (生不可考約在公元一三三年之間)

遺黃瓊書

趙壹 (仕後李固故次之)

報皇甫規書

伶玄（不可考自稱爲揚雄譌託也故次于漢末）

趙飛燕外傳序

孔融（永興元年癸巳紀元一五三年——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

報曹公書 答虞仲翔書 論盛孝章書 遺張紘書

曹操（永興二年甲午紀元一五四年——建安二十五年辛丑紀元二〇〇年）

與太尉楊彪書

曹操妻卞

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楊彪

答曹公書

楊彪妻袁

答曹公卞夫人書

仲長統（光和二年己未公元一七九——建安二四公元二一九）

樂志論

三國

諸葛亮（光和四年辛酉公元一八一——建興十二年甲寅公元二三四）

彈廖立疏

應璩（初平元年庚午公元一九〇——嘉平四年壬申公元二五二）

與曹昭伯牋

曹丕（生卒以曹植生年定）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劉楨（生卒不可考以建安七子故側此）

與平原侯書

陳琳 (生卒不可考以建安七子故側此)

諫何進召外兵 答東阿王牋

皇甫謐 (建安二十年乙未公元二二五——太康三年壬寅公元二八二)

高士傳商容節

嵇康 (真初四年癸卯公元二二五——景元三年壬午公元二六二)

琴賦序

傅咸 (蜀延熙二年己未公元二三九——元康四年甲寅公元二九四)

畫像賦序

向秀 (生卒不可考與嵇康爲友故次此)

思舊賦序

潘岳 (生不可考——卒永康元年庚申公元三〇〇)

秋興賦序

小品文選

郭洪 (約前陸機)

西京雜記五則

陸機 (永年四年辛巳公元二六一——太安二年癸亥公元三〇五年)

歎逝賦序 文賦序

謝安 (約前王羲之故側此)

與支遁書

王羲之 (太興四年辛巳公元三三一——太元四年己卯公元三七九)

誠謝萬書 與謝萬書

陶潛 (興寧三年乙丑公元三六五——元嘉四年卯公元四二七)

歸去來辭序 有會而作序 飲酒序 遊斜川詩序 桃花源記

孫綽

天台山賦序

宋

顏延之（太元九年甲申公元三八四——孝建三年丙申公元四五六）

祭屈原文

謝靈運（太元十年乙酉公元三八五——元嘉十年癸卯公元四三三）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

劉義慶（元興二年癸卯公元四〇三——元嘉二十一年甲申公元四四四）

梁伯鸞傳

鮑照（生永初中約當公元四二二年間——泰始初約當公元四六五年間）

謝解禁止

沈約（元嘉十八年辛巳——天監十二年癸巳公元五一三）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南齊

張融

問律自序

陶宏景

(元嘉二五年壬辰公元四五二——大同二年丙辰公元五三六)

答謝中書書

謝朓

(大明末約當公元四六四年間)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梁

江淹

(元嘉二十一年甲申公元四四四年——天監四年乙酉公元五四五)

閩中草木頌序

吳 均 (秦始皇五年己酉公元四六九——普通元年庚子公元五二〇)

與朱元思書 與施從事書 與顧章書 齊諧記紫荊樹一節

梁簡文帝

(天監元年壬午公元五〇二——大寶二年辛未公元五一)

與湘東王令 答張纘謝示集書

劉令嫺

祭夫徐悱文

北齊

魏 收

(元始三年丙戌公元五〇五——武平四年壬辰公元五七二)

爲文宣王西討詔

陳

江總（太建一年己亥公元五七九——開皇十四年甲寅公元五九四）

入攝山棲霞寺詩序

陳叔寶（大寶三年壬申公元五五二——仁壽五年甲子公元六〇四）

護軍孫瑒銘 與詹事江總書

隋

王績（生年不可考以王勃之兄故次勃前）

五斗先生傳 仲長先生傳 自撰墓誌銘

王勃（貞觀二十二年戊申公元六四八——上元二年乙亥公元六七五）

春日送呂三儲學士序 遊冀州韓家園序 入蜀紀行詩序 梓潼南江泛舟序 春思賦

序 遊廟山序

劉知幾（龍朔元年辛酉公元六六一——開元九年辛酉公元七二一）

史通序錄

張說（乾封二年丁卯公元六六七——開元十八年庚戌公元七三〇）

會諸友詩序

唐元宗

出宮人詔

李白（聖歷二年己亥公元六九九——寶庇五年壬寅公元七六二）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春夜讌諸從弟桃花園序 送張承

祖之東都序 泛郎官湖詩序

王維（聖歷二年己亥公元五九九——乾元二年己亥公元七五九）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與魏居士書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杜甫（先天元年壬子公元七一——大歷五年庚戌公元七七〇）

同元使君春陵行序

元 結 (開元十一年癸亥公元七二二——大歷七年壬子公元七七二)

劉侍御月夜讌會詩序 石魚湖醉歌序 石魚湖詩序 菊圃記 水樂說 浪翁觀化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別韓方源序 別崔曼序 別王佐卿序 送王及之容州序 自釋書

獨孤及 (天寶三年甲申公元七四四——大歷十二丙子公元七七七)

夢遠遊賦序

陶 翰 (生卒不可攷以開元間擢進第故次愈前)

送田八落第東歸序

韓 愈 (大歷三年戊申公元七六八——長厓四年甲辰公元八二四)

獲麟解 祭房文君 感二鳥賦序

歐陽詹 (生卒不可考以貞元間與韓愈通李觀連弟故次愈後)

翫月詩序

白居易

（大歷六年辛亥公元七七一一會昌六年丙寅公元八四六年）

和夢遊春詩序 不能忘情吟序 荔枝圖序 琵琶行序 八漸偈序 元微之墓銘 冷

泉亭記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柳宗元

（大歷八年癸丑公元七七三一一）

始得西山譙遊序 三誠 霹靂琴贊序 小石城山記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李翱

（愈弟子故次愈後）

拜禹言

杜牧

（貞元十九癸未八〇三——大中六年壬申公元八五二）

送薛處士序

陸龜蒙

杞菊賦 江湖散人傳 治家子言

吳融

（以仕昭宗故次段前）

小品文選

五六

莫陸龜蒙文

段成式（生不可考——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

酉陽雜俎妬婦津二則 毀

顧况（生平不可考以爲至德進士故次羅前）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羅隱（太和七年癸丑公元八三三——開平三年己巳公元九〇九）

釣臺記 英雄之言 梅先生碑 讒書重序 風雨對 荆巫 豪吏遺意 說天鷄 婦

人之仁 本農 題神羊圖

劉蛻（不可考）

文泉子集序

韓偓（不考）

香齋集自序

沈 顏 (不可考約在五代初)

讒國 登華旨

來 鵠 (不可考唐人故以爲殿)

貓虎說

程 晏 (不可考唐人故以爲殿最)

窮達志 工器解 設毛延壽自解語

序

明義

要爲小品文與普通文劃一個截然的界限，是件不易的事，因爲不論其爲那一種體式的文學，在人的心理行爲上，都似「遊獵」一樣，不一定這隻箭只許射虎，不許射熊，所以「敘事」「談理」「抒情」，眞要把他分開，是極難的事。同樣要來斷定何者是小品，何者非小品，也不是易事。

但是在篇章中要截然分出一體曰小品，誠不易易；而在理論上，儘可讓我們從各方面來規定出一個具像來。這具像是什麼？卽是：

「辭達理舉」

「精約」

「辭達理舉」四字如何講法？卽「無取冗長」而其理已明的意思。其實這裏面的一個「理」字，我們要活看，不一定是事理、物理、道理，未常不可以是「情理」「思理」，換言之，

小品文選

即「敘事」「談理」「抒情」都可以有「無取冗長」而其「什麼」已明」的東西。

所謂「精約」者，精即「剖析豪釐，辨章然否」，「約」，即「覈字省句」。倘精而不約，則也可以反覆申述，擘理肌分；約而不精則「遺陋疏簡，莫明所以」。

但在長篇的文章裏，未嘗沒有「辭達理舉」與「精約」的一段一節，所以除了上面兩點——其實是一件事——外，還得加上一個「篇章簡短」的條件。

合起來說，所謂小品文者，即：

精約簡篇，兩辭達理舉之文

是也！從這個具像上，我們可以想到，要能這樣者，必定是：

理不太多，

事不太多，

物不太多，

情不太多，

「理」「事」「物」「情」都不太多，所以用不到「辨析」，用不到「敷陳」，用不到「烘

染」，用不到「描繪」。

但是「理」「事」「物」「情」等，雖不在多，也許很繁。小品文就要在這個「繁」之中，求其所以「簡」，所以「約」；這不能不有待於作者技術的修養。技術修養高的，也許很精約的寫出一切繁雜；也許抓著這件「理」「事」「物」「情」的最高點，從頂上照見下方，也許擒著這件「理」「事」「物」「情」的最深處而從中核放射四圍。——這裏邊又千變萬化，盡態極妍，有時簡直是「不可方物」。

雖然是「不可方物」，但他是原樣底十足底不加修飾底表現了作者的個性。

要有作者的個性，所以小品文不是Outline，不是「理」「事」「物」「情」的Outline。表現個性最真切的方法，不是哲學的，不是邏輯的，也不是科學的，而是藝術的。

藝術在文學中的最高點，是詩；是有特殊境界的詩。

所以小品文的要點，還要帶上一小點詩味。

再把上面所爲他下的界說，更使之完全一點，則當爲：

小品文者，精約簡篤，而辭達理舉，充分表現個性之詩的美文。

再說一遍：

小品文者，精約簡篇，而辭達理舉，充分表現個性之詩的美文。

異徵

但近來有的人，把小品文的範圍弄得很狹，差不多要「抒情文」，才算小品，這我覺得不妥當，因為文曰「小品」，畢竟不單是以文學的「內容」「體性」來分的，不但如此，似乎更重在「體制」方面一點。不過他不是 Outline，也不是隨筆，他仍然是具備篇章組織的東西。這類東西，當然仍足以為「精約」而表現個性的美文；所以小品文不只是「抒情」。

但是我們是不是可以根據上面的理論，把他分爲：

抒情的小品文，

敘事的小品文，

說理的小品文，

記物的小品文，

等等；這似乎可能在可能不可能之間。因為實在有像是說理的像是敘事的，而實際情形，則往往

不能分別的地方很多。說到這兒，已顯示出了小品文的一點——惟一的一個點特色。是：

文體性質不能確然分清的朦朧的美文。

說明白一點，敘事中往往有說理抒情的分子，抒情中往往有說理敘事的分子，說理中往往有抒情敘事的分子；有時只是「混合」，有時簡直是「化合」。

這是小品文的特色。

徵信

小品文的特色既如上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小品文之所以產生，在人類的心理行為上，乃是一種「眩惑」的意識作用。他並不會計劃到如何安排他的「知」「情」「意」，是一種「朦朧的」「遊歷容與的」「相羊儼恍的」。並不是不意識，只不過是不先來「分析」「意識」而已。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而產生了。

因了他的產生情形是如此，所以他的作家，我們可以推論得到三種人：

一種是文學的分類還未明確時的人，

一種是詩人，

一種是遊戲的文人。

因為文學分類還未明確時的人，他們對於所謂「敘事」「抒情」「說理」等處，不十分弄得清楚。即使他們已有了名學的知識，但他們一碰到文學來，便不能自主的眩惑。這我們只要一讀較早的周秦諸子，便能明白。即以幾百年後的漢人來說，司馬遷的伯夷列傳，不也是頂好的例嗎？

為什麼詩人是小品文的作者，其實詩便是最「精約」而又「辭達理舉」的小品。從技術方面說，詩人是最能使文章「精約」的人。「精約」到詩的境界，不能再精約了。從內心方面說，詩人是最糊塗的哲學家，最荒謬的史學家；他是用剎那的情感，來解釋人生，解釋宇宙，推論事理，他也是用剎那的觀察來描繪人間，記敘人間。明白一點說，詩人的心理行為上，並分不清什麼是「知」，什麼是「情」，什麼是「意」；也即是分不清楚什麼是「說理」，什麼是「敘事」，什麼是「抒情」。他只用他那剎那寫出他之所欲言而已。小品文是詩的美文，而其特點，又恰與詩人胃口相合，所以許多小品文作家，即是詩人。

為什麼遊戲的文人，也是小品文的作家呢？大概所謂一切正式的文章家，往往爲了文學

的規律所限——尤其是中國——有了一定的方式格律，他便不免陷於規矩法律之中。並且文學格律的成立，又是在史學哲學等等從文學裏劃分出去以後的事。文學者心中的史與子的關係既清晰，便不能如詩人一樣，任意揮灑。惟有這些遊戲文人，——自然也容許正式文人加入——當寫作的時候，心中已無「經」「史」「百家」在裏面「雜鈔」，用不到分別，用不到計較，聽其興之所之，這真是小品文所需要的人材。這在中國是尺牘序跋以及筆記一類的東西，表現得最爲清切。

爲要證實我們上面的一切話，最好從歷史上——尋出證據，請讀者聽我道來——
最古的第一部頂好的小品文，令我想到論語。

論語時期，是中國「書式」尙未完成的時候，其中保存了不少的「體性」不分的短文。
譬如開宗明義的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短促的兩語，是兩個體性。但有許多只能算是隨筆，只能算是 Outline，又有些是真的說理文，但我敢大膽地說一句，有大半以上，應當是小品文。子路會稽公西華侍坐章季氏將伐顯

稟章，權且不謬，誰也得承認是小品。又如鄉黨章寫孔子的一舉一動，既精且約，不也是最好的小品嗎？衛君待子爲政、定公問與邦、衛靈公問陳、陽貨見孔子、子之武城、長沮桀溺耦而耕，不都是很好的小品嗎？大概論語中，把那些篇章形式太不備，以及來去無踪的短節去了，只要稍有篇章可尋的，都是很好的小品。這正證實了我們上面所說的「文學分類尙未明確時的作品」的理論。

論語以前的書，照普通情形看來，似乎是尙書、易經，但易經是春秋以後的東西，這是亮夫已經證明的了！而尙書多爲後人所改定，更不足以據爲論證。周金文中的長篇，誠然也有，如毛公鼎、散氏盤，但這些東西，都無文學意味，當然也不在我們敘述之列。

論語以後至秦漢之際，書誠然很多，但我覺得夠得上小品文的條件的，只有孟子莊子爲最。國語國策也還有點。墨子、韓非、管子、荀子諸書，差不多一篇也尋不著。大概也有他的原因。莊孟之所以多小品，因爲孟子是個上天下地的思想家，雖然不會外開儒家，但他是趣味很好的人，很靈便，又能架空凌虛，與從橫家很相近。文學的本身，要有大量的想像，孟子便是個想像豐富的人。至於莊子呢？想像更爲豐富，更是個不受規矩法律所拘束的人。

大概中國文學與道家思想爲接近。

其思想行爲，與「文心」相合，所以莊子書中，多小品文。

前漢一代，是中國文學與「經」「史」「子」分家的時期。初分出時，成了專固的辭賦家，散文都成了歷史。所以西漢的美文作家很少，東漢比較多點，如馮衍諸人，但還沒有純粹的詩人產生。到了漢末，詩人多了，魏晉南北朝詩，開了碩艷之花，因之小品也發放奇香，潘岳、陸機、陶潛、謝靈運、劉慶義、梁簡文、王羲之諸人，都各有其真真顯示個性的小品文，這些人無一個不是詩的名家，劉慶義雖然不見詩，但世說新語已滿含詩的韻味，王羲之詩也不多見，但逸少風流，是一生在詩的生活裏過活的人！

唐初的作家，要推王勃、王勃弟兄，王維、李白、白居易結諸人，這都是一些大詩人，而尤以王維、李白兩人爲最，他們的小品境界非常的高，幾乎與詩相合，他們都各有一種「空靈」的氣象，前此的人，只有陶淵明有此境界。我們很可以說：「小品到太白摩詰，要算最爲成熟。」六朝人的作品，有時仍不免「音繁絃促」，好像不十分光昌。有高雋冲雅之氣者，惟一淵明，其次只有士衡、康樂較好，但除淵明外，其餘的都不會有摩詰太白的境界，大概六

朝人作文，太講究養煉，總失了幾分自然；太白摩詰不養煉，但隨心所到而言，故更能空靈。

居易與次山的小品，雖然也很清雅，但比起太白來，已欠靈活生動的風氣，不，其實是欠自然。白氏的詩與文，都有一個毛病，是：「力求自然而往往反弄成斧鑿滿紙」，有時令人看了簡直討厭，以為他在裝假。

唐的中末以後，羅隱要算一個小品的能手筆。他的作品，誠然無太白摩詰的高致，但他有他的特別風味，個性表現得最明顯，相當於「雋穎」兩字，不過江東生性要偏狹一點，所以他的小品，少了一種高華的氣象，這正是太白摩詰的不可及處！

上面所說的這一大段話，我們可以用兩個概念來包括他，即是：

秦以前的小品，是文學分類還未明晰的作品。

唐以前的小品，是詩人的小品。

後此的小品文，大概第一種已不可見了，第二種仍在流行著。但我覺得後此（唐以後）的小品，乃是文人遊戲的作品，前此（宋）誠然也有文人遊戲的小品，如韓愈的序，柳宗元的遊

記，但不是大宗生產時間，所以不說。

自從筆記小說興起以後，在唐是用爲記奇記異，到宋來則無所不記，日常人世的種種，文人也取爲作文的材料！於是筆記大大的興盛，筆記這東西，是不受任何拘束，最爲自由的文體，所以美的小品文，在此中者也最多！如東坡志林趙與峕賓退錄羅大經鶴林玉露陸游老學庵筆記等等，都是，這其中實在存有不少的好作品！

倘若以人來說，我以爲當以東坡山谷兩人爲最，東坡他種文章，可議的地方很多；惟有小品文，不能不說古今無幾。高致誠然不如王李，但他是另一種境界。王李是「高」，而東坡則是「大」；王李是「雅」，而東坡則是「勁」；王李是「邁人世而前往」，而東坡則是「引天下以相從」，蘇王之異，即是蘇王之各自爲高，各自成立的地方。至於山谷，至少可稱爲「雋永」，不過比起東坡來，他似乎要「隔」一點，沒有東坡這樣的響亮；但他却成了千古大家。

元文惟有元遺山虞集兩人能作，其餘都不成功。

明代人是最會享樂，最會出奇的一個朝代，他的文運，除了宋濂唐順之一類正人君子而

外，其餘的不少好的小品文作家，而尤其是不在正統派文學中的袁家三弟兄，及鍾敬伯張宗子鄭燮諸人，他們是竟陵公安派中角色，公安派是主張文須有性靈，即是自己說自己的話，這不是很與我們上面為小品文所加解釋的話相同嗎？所以明代的最好的小品，不在正統派的宋歸唐諸人，而在竟陵公安兩派人中。

不過他們雖然打着自已說自己的話的招牌，而其文的境界，並不高致。有的誠然非常生辣，有的誠然非常雋拔，但明朝人普通的氣習，都不很好好的從高大深厚處去修養，國家如此，社會如此，學人如此，而文學家也是如此。所以表現的作品境界，都不十分高雅。

我並不是一定贊美高雅，實在因為文學中有這樣東西。

到了清代，是一切學術復興時期。一切學術，都各盡其所長的發展，不論是對於「經學」「史學」「諸子」「文學」，都各有突過前人的成績。但倘若我們按其實際，則除了文字學而外，其他一切，都可以「趨向復古」四字來包括他，而「復古」之最大者，是思潮，「經」非兩漢不談，甚至於要探孔子真像，文學也以漢魏為高，中焉者也當學六朝，下焉者也得學唐宋諸家，把明人一脚踢開。陽湖派不說，桐城派也是以歸唐直承方姚，不會想到竟

陵公安，他們一切都是摹擬，不曾有一點自己獨立的精神。規行矩步，把文學看成了印書，要原版影印。這裏面自然不講個性，不講一切，所以雖然也有些極美的美文，而不曾有顯現个性的美文。所以清人成就的小品文，非常的少。

上面大概把歷代的小品文的情形說過了。但小品文的興廢，也頗與時代思潮有關，現在約說如下：

文學在中國來說，是與道家、方士、陰陽、縱橫家的思想相近的東西。而文藝的「初覺期」是漢初的辭賦與諸子的分立。漢以前無所謂文藝思潮，甚至於見解。然文藝本當是與生偕來的東西，所以有論語、國語、國策的產生，而莊子孟子一個是代表道家，一個是可以代表縱橫家，故有豐富的小品。

漢雖是文藝「初覺期」，但是在打斷一切思想的尊儒政策之下，遂使覺而不覺了。後漢以來，黃老漸興，漸有疑儒者的人。——如王充——到魏晉六朝，是中國文藝真真自覺之期，而又承佛教思想大入中國之時，與老家融會，於是小品文也便隨之而興而成。唐代自韓昌黎唱「復古」，而文藝自性也反暗無光，只有幾個詩人，撐持門面，宋雖然承襲唐，但宋

的整個學術思想，已承受了佛教的洗禮，別有生路，氣局自異於唐。運其思致於文學，於是文學上也有解放，別出爲豐彤的筆記，再遇到天才卓越的眉山蘇氏，一方面成就了他自己，他又感染了他的師友親朋，爲一代文宗，開一代風氣。到了明，「致良知」是時代主潮，影響於竟陵公安兩派，標立了新的文藝見解，小品文於是又一度伸眉。到了清，一切復古，並無創新，小品文亦因之衰微。蕭子顯說：「文無創新，不能代雄，」其是之謂乎。雖然是一件爲人所不注意的小事，而處處都與時代的一切有關，這真是一個有趣味的問題！

小品文選略例

(一) 本書排列的次序，一依時代的先後。

(二) 本書的選法，大致即依緒論一文所說，來作準則。編者並不是有什麼「歷史癖」，但選好以後，似乎很有點歷史進展的影像在裏面蕩著。所以不僅是小品文選，甚且也可以當作小品文學史的材料。

(三) 本書上起論語，下迄清末而止。清以後的文章，不是無可選，實在是無法劃個時代，只好在語體文未興，大清國社屋的當兒截止。

(四) 小品文這個名稱，中國歷來的意義，與西歐之所謂小品者，略

有不同，所以本文選，不能全以西歐的小品，來下批評。

(五)漢以後的文章，多半有題，漢以前的文章，多半無題。無題的文章，而欲製題，照舊方法有二：一是取首一句或首兩字爲題，一是總概全篇的意思製一個題。本書因爲是給中學生讀的，似以「製題」爲當，如論語孟子檀弓各文皆是。但不得已時，也用前一法。

(六)有許多長篇中的小品文，雖然非常的好，但編者素來不主張節取，所以本書的各文，都不是節錄來的。但許多子書中，雖是在一個篇章下面，而本來是分節的，則亦入選：如選晏子春秋的一篇，說苑一篇皆是。但有在全篇中刪去一二段者，大概都爲了要使讀者不甚難索解的意思：如鄉黨章之刪去兩段是也。

至于節選史記伯夷列傳與漢書外戚傳（即李夫人臨死託武帝一篇），是因爲五經諸子，都有選文，而史書中的小品，實在很多，選兩篇示例而已。

（七）關於注釋的問題，很覺困難：注得太詳，對好學生無用，讓壞學生偷懶，很有弊病。故對於易而簡的字與典實，都不詳注；還有中學生不一定要詳知的，也不詳注。又凡前面已經見過的字與典實，後面往往略而不注。

（八）本書所選的文章，都是詞旨高雅一點的東西，我們總覺得負有一個領導青年的責任，並不敢以一時的風氣，爲投機的把戲。但自信各文，都有永存的價值，只要中國文學存在一天的話。

（九）上海缺乏一個好的圖書館，明明知道有好些書裏，還有瓊寶藏

著，但沒有書，總是無法。所以本選的文章，除了從專書上選的而外，如論語玉璣叢書，唐以前都以古文苑、白三家集、文選等書，唐以後則以唐文粹、宋文鑑、明文存……等書，及許多不甚可靠的選本中選出。不過清人的文章，還不曾有一部「全清文」或「清文粹」類的書，所以清人不曾多選，只因寒齋所存的清人集子太少。

(十) 本書選文，當然定有很多不精當的地方，遺漏更不必說，望能有人多多賜教！

論語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

同，端章甫^八，願爲小相焉。」

「點^九，爾何如？」鼓瑟希^十；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十一}。」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十二}，詠而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

皆孔子弟子。

●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疏「言女等待吾

年長子女。謙而少言，故云一日。今我問女，女等毋以吾長而憚難其對也。」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言平居則自言無人知己才能，如有知己才能者，則將何以爲治用！
④攝 迫近也。
⑤由 子路字也。
⑥求 冉有字也。
⑦亦 公西華字。
⑧宗廟之事，端章甫二句。鄭康成曰：「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相見曰會同，端玄端也，衣玄端冠章甫。」
⑨點 曾皙字。
⑩希 聲希也。
⑪撰 具也，言異于三子者之所具也。
⑫浴乎沂，風乎舞雩。沂水名，舞雩祈雨之地也。

季氏將伐顓臾章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⑤。一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一冉有曰：「令夫顛與，固而近於費^⑥。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與，而在蕭牆^⑦之內也。」

●季氏 季孫氏魯大夫也。

●顛與 魯附庸小國。

●東蒙主

孔曰使主祭東蒙山

也。●夫子 指季孫氏言，冉有季路皆爲季氏家臣也。

●周任有言三句 周任古之

良吏，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也。

●虎兕出柙三句 言失

虎燬玉，乃典守者之過也。

⑦固而近于費 固謂堅固，費季氏邑也。

⑧蕭牆 鄒

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玉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也。

長沮桀溺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寢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

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長沮桀溺 古之隱者。 ●津 渡處也。 ●執輿 朱注 執轡在車也。 ●辟人之士 辟世之士 辟與避同，辟人之士指孔子言，辟世之士桀溺自謂也。

鄉黨章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蹀躞如也，與與如也。

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①，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②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③，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蹶如也。

執圭^④，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蹶如有循^⑤。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⑥。

齊必變食^⑦，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饘而餲^⑧，魚餒^⑨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⑩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⑪；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⑫，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餽，朝服而直於階。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廋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焉。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

寢不尸，居不容。

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警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恂恂 溫恭貌。●使使言唯謹爾 使便，辯也。雖辯而謹敬。●侃侃 和樂之

貌。●四圍圍 中正之貌。●五踧踧 恭敬之貌。●六與與 威儀中適之貌。●七使擯

使爲擯以迎賓客也。●八足躩 卽局促也盤辟貌。●九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襠如也

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仰一俛，衣前後襠如也。●十闕 門限也。●十一

齊 衣下曰齊，攝齊，握衣也。●十二沒階 下階盡也。●十三執圭 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

君之圭也。●十四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躩躩如有循 鄭氏曰：上如揖授玉官敬，下如授

不敢忘禮，戰色敬也，足躩躩如有循，舉前曳踵行。●十五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也 鄭氏曰：

享獻也，聘禮既聘而享用圭璧。覲見也；既享，乃以私禮見。愉愉顏色和。●十六齊必變食

當齊時則改常饌。●十七饑餲 臭味變也。●十八鮒 魚敗曰鮒。●十九失飪 失生熟之節也

●二十肉雖多不勝食氣 言肉雖多，食之不可使過食氣也。●二十一不撤葷食 撤，去也。齊

禁葷物，葷辛而不臭，故不去。●二十二鄉人讎 讎，驅逐疫鬼之祭也。●二十三康子 季康子，

魯之卿也。●二十四薦 進也，以薦進于祖先也。●二十五狎 狎近也。●二十六負版者 持邦國之

圖籍。●二十七見盛饌必變色而作 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二十八綏 車中佩所以引馬者。

孟子

舜發於畎畝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①之中，傳說^②舉於版築^③之間，膠鬲^④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⑤舉於士，孫叔敖^⑥舉於海，百里奚^⑦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⑧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⑨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登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⑩，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①畎 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音狷，今讀犬。又，山谷深水處也。

②傳說 殷

臣。
③ 版築 以版而築也。
④ 膠鬲 殷賢人，本爲販賣魚鹽者，周文王遇而舉薦之。
⑤ 管夷吾 卽管仲，春秋時人，初助公子糾，欲殺桓公，事敗被囚，以鮑叔薦，桓公乃舉以爲相。
⑥ 孫叔敖 楚莊王之臣，曾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爲令尹。
⑦ 百里奚 秦臣，初在虞，曾自賣爲奴，後秦穆公贖出之。
⑧ 拂 逆也。
⑨ 曾 同增字。
⑩ 法家拂士 法家，法度大臣也；拂，同弼，拂士，輔弼之士也。

王臣託妻章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去齊章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

●充虞 孟子弟子。

齊人饜酒肉章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妻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施從良人之所之 「施」長言曰「施施」，尾隨之意。 ●墦間 郊外冢間也。

象殺舜章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

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

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此之謂也。

●象 舜弟，傳說爲舜後母弟，不容舜，曾使舜治井則埋之，構室則焚之。●流共工于幽州四句 見尚書帝典共工即窮奇，左傳以爲少皞氏之不才子，幽州北裔也。驩兜左傳以爲帝鴻氏之子，又名渾沌，崇山南裔也。三苗緡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舊裔也。鯀卽禹父鯀。羽山在東裔海中。●有庫 不可考，顧亭林以爲卽道州鼻亭。

孟子謂戴不勝章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

曰：「使齊人傳之。」

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

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蹙而求其隄，亦不可得矣。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淳於髡嫂溺章

淳於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

● 淳于髡 齊人。

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

晏子●使楚。

以晏子短③，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

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問。」僮者④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

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⑤無人？」

王曰：「然則子何爲使乎？」

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主，不肖者使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使楚

見晏子春秋內篇雜下第六之第九章。

●晏子

春秋齊人，字平仲，相齊

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帛，一狐裘三十年，盡忠補過，名顯諸侯。

③短

藝文類聚

「短」字下有一「小」字。

④儻者

接應賓客之使。詳鄉黨篇。

⑤爲

太平御覽作

「謂」。

莊周

養生主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隨无涯，殆已！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爲善无近名，爲惡无近刑，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文惠君曰：「譁，善哉！技蓋至此乎！」

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遇，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夫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軀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爲遲，動刀甚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爲之四顧，爲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公文軒^①見右師^②而驚曰：「是何人也？惡乎介^③也？天與，其人與^④？」

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⑤也，以是知其夫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斲^⑥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老聃死，秦失^⑦弔之，三號而出。

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

曰：「然。」

「然則弔焉若此可乎？」

曰：「然。始也吾以爲其人也，而今非也^⑧。向吾入而弔焉，存

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
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遯天倍情，忘其所受^④，古者謂之遁天
之刑^⑤。適來，夫子時也；適去^⑥，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
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解^⑦。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
也^⑧。

- 養生主 意謂養生主要之點也。●已而爲知者殆而已矣 意謂既自以爲知，而不知
止，又盡心力以求其知，則此有涯者，終迷不悟矣。●爲善无近名 意謂勿爲求名而
爲善。●④爲惡无近刑 意謂爲惡勿過分，至於應受刑戮。●⑤緣督以爲經 緣，因
也；督，中也；經，常也。意謂因中以爲常，不必過於求善，亦不必過於爲惡，任其自
然以爲處身處世之常，卽爲養生之道。●⑥文惠君 卽梁惠王。●⑦騞 音欺，屈也。
●⑧舌 音畫，皮骨相離聲。●⑨騞 音麥，破聲也。●⑩桑林 殷湯樂名也。●⑪經首
咸池樂章名，則堯樂也。●⑫謔 同嘻，嘆息聲也。●⑬卻 間也。●⑭竅 空也。

●背緊 背，著骨肉也；緊，音啓，筋肉盤結處也。●軀 音孤，大骨也。●族

庖 一般之爲庖者。●刑 音刑，磨刀石也。●恢恢乎 寬大貌。●族 筋骨盤

錯也。●譙然 譙音晝。譙然，忽然也。●躊躇滿志 躊躇，從容暇豫也；滿志，

自得也。●公文軒 司馬云：「姓公文，名軒，宋人也。」●右師 官名。●介

別足也。●天與其人與 意謂：「其稟自天然，少茲一足耶？抑犯於人事，故被虧

殘耶？」●人之貌有與 意謂：「人形本皆有兩足。」●與作「並」或「兩足」解。

●斲 求也。●秦失 失音逸，懷道之士，不知爲何許人。●始也二短句 秦失初

入弔，謂哭者是方外門人，秦失乃方外之友，故彼輩三號，秦失亦三號。及見哀痛過

甚，始知非老君弟子也。●遯天倍情忘其所受 是指斥哭人也。言逃遯天然之性，

加添流俗之情，妄見死之可哀，故忘失所受之分也。●遁天之刑 逃遁天理，倍加俗

情，哀樂經懷，心靈困苦，有同捶楚，寧非刑戮。古之達人，有如此議。●去 死也。

●帝之縣解 帝，天也；縣，生死所係也。此句意謂生死解脫，由天而定。●指窮

三短句 意謂以手取薪使燃，常易息滅，若任火自相傳導，則可延燒不絕，猶之人生，

生命雖絕，而道常在也。

戰國策

秦策

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魏子患之。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以死者爲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爲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贖，何暇乃私魏醜夫乎？」太后曰：「善。」乃止。

●秦宣太后 惠王之后，昭襄王之母，故曰太后也。●殉 殺人以葬也。●庸芮

秦大夫。

秦策

秦王與中期爭論不勝。秦王大怒。中期徐行而去。或爲中期說秦
王曰：「悍人也。中期適遇明君故也。向者遇桀紂，必殺之矣。」秦
王因不罪。

齊策

淳於髡●一日而見七士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
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
士，則士不亦衆乎？」淳於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

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葫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墨黍梁父^①之陰，則郟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譬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 齊大夫 ●墨黍梁父 皆齊地名山也。 ●郟 與郟同。郟，仰也，謂仰而載。

齊策

鄒忌脩八尺有餘，身體眇●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能及公也！」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忌不自信，而復問其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且日，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客，曰：

「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孰視之，自以爲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暮寢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求於我也。」於是入朝見威王，曰：「臣誠知不如徐公美。臣之妻私臣，臣之妾畏臣，臣之客欲有求於臣，皆以美於徐公。今齊地方千里，百二十城，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莫不有求於王。由此觀之，王之蔽甚矣。」王曰：「善。」乃下令，「羣臣吏民能面刺寡人之過者，受上賞；上書諫寡人者受中賞，能謗議於市朝，聞寡人之耳者，受下賞。」令初下，羣臣進諫，門庭若市。數月之後，時時而間進，期年之後，雖欲言，無可進者。燕趙韓魏聞之，皆朝於齊。此所謂戰勝於朝廷。

● 跌 跌麗，猶後人言綺麗也。
朝政修明，則敵國不戰而勝也。

● 戰勝于朝廷 言與敵國不戰而自朝廷以勝之。意謂

禮記檀弓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曰：「然。」

「子之不使伯也喪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伯則安能？爲伯也妻者，是謂伯也母；不爲伯也妻者，是不爲伯也母。」

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

●子上 孔子曾孫子思伯之子，名伯，其母出也，故不爲服喪。

子上之母死而不喪

二九

曾子易簣

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童子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睨，大夫之簣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簣。」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

●病 疾困也。

●樂正

官名。周官大司樂，即大樂正；樂師，即小樂正；通謂之樂

正。③子春 曾參弟子。④曾元曾申 曾參之子。⑤隅坐 坐於隅也。⑥華而
院 華畫也，院華板反明貌。⑦簣 音責，席也。⑧瞿 心驚貌。⑨呼 虛憊之
聲。⑩季孫 魯大夫季孫氏也。⑪革 急也。⑫姑息 息猶安也。姑息，苟容
取安也。

不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爲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①輯履②，
貿貿然③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
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
死。曾子聞之，曰：「微與④！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①蒙袂 釋文，不欲見人也。②輯履 釋文，輯，斂也；斂履，力疲不能履也。履音
句，麻屨也。③貿貿然 釋文，目不明貌。④微與 微，無也。嘆其狂狷也。

不食嗟來

張老善頌

晉獻^①文子^②成室^③，晉大夫發焉^④！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⑤也。」北面再拜稽首。君子謂之善頌善禱。

①獻 賀也，晉君賀文子也。

②文子 晉卿趙武也。

③成室 作室而成也。

④發

焉 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從君往賀。

⑤輪奐 輪，謂輪困高大也，

奐，奐爛衆多也。

⑥九京

釋文晉卿大夫之墓在九原，京蓋字之誤。

子夏喪其子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女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

●子夏 春秋衛人，姓卜名商，孔子弟子，列於文學之科，講學於西河，魏文侯師事之。
●明 目精也。
●予之無罪也 怨天罰無罪。
●洙泗 魯水名。
●西河 龍門至陸陰之地。
●索居 索猶散也。

孔子將卒

孔子蚤作^①，負手曳杖，消搖於門^②。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

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③病也。」遂趨而入。

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④。殷人殯於兩楹^⑤之間，則與賓主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⑥。夫明王不興，而天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

蓋寢疾七月而沒。

① 蚤作 蚤，早借字；作，起也。 ② 消搖於門 消搖，閒散貌。 ③ 殆將 殆幾也。

④ 夏后氏殯於東階則猶在阼也 古宮室之制，凡正堂三屋，二階，東階曰阼階，主人所入所立者也。西階爲賓階，賓所入所立者也。夏后殯於東階者，死時殯斂於主階也。故曰則「猶在阼」。下殷人兩句，以此推之！ ⑤ 楹 堂前柱當階者。 ⑥ 坐奠於兩楹之間 坐於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

柳下惠妻

柳下惠誄

柳下惠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

柳下惠誄

經說

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柔
屈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豈
弟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
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柳下惠 論語，「知柳下惠賢而不與立也。」注「魯大夫展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孟子，「柳下惠，聖之和者也。」

韓嬰

韓詩外傳

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叟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鄒長倩

遺公孫弘書

夫人無幽顯，道在則尊。雖生芻之賤也，不能脫落君子，故贈君生芻一束。詩所謂「生芻一束，其人如玉」。

五絲爲纊，倍纊爲升，倍升爲緘，倍緘爲紀，倍紀爲纓，倍纓爲襜；此自少之多，自微至著也。士之立功勳，効名節，亦復如之。勿以小善不足修而不爲也，故贈君素絲一襜。

撲滿者，以土爲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土蟲物也，錢重貨也，入而不出，積而不散，故撲之。士有聚斂而不能散者，將有撲滿之敗，可不誠與！故贈君撲滿一枚。山川阻

修，加以風露。次卿足下，勉作功名。竊在下風，以俟嘉譽。

●鄒長倩 公孫弘之故人。弘舉賢良，貧不能起，長倩以衣費資之，又爲此文與弘。後人謂之「三事喻」。

●公孫弘 漢人，字次卿。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舉賢良對策第一，拜博士。爲人恢奇多聞。習文法吏事，而又飾以儒術。元朔中，爲丞相，封平津侯。

●襜 猶束也。

●撲滿 蓄錢器也。可入不可出，滿則撲之，故曰撲滿。

東方朔

應詔上書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

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①。臣朔年二十一，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②，廉若鮑叔③，信若尾生④：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 ①東方朔 漢平原厭次人，字曼倩，武帝時爲金馬門侍召，善談諧滑稽，時以諷諫帝之過。②子路之言 孔子問子路之志。子路以「小國攝大國之間，使路治之，三年，可使有勇」。見論語。③孟賁慶忌 皆古之勇士。④鮑叔 鮑叔牙也，與管仲同事桓公。初貧時，與管仲貨殖，而鮑叔所取甚少，餘悉資管仲，人以此廉之。⑤尾生 古信士，與女子期，不至，而水暴來，不去，遂死水中。

司馬遷史記

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

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

孔子曰⑤：「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戰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

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於首陽山。」

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

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
「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伯夷齊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虞夏之文 論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堯典：「堯曰明明揚側陋，……師（衆也）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乃試之位。慎徽五典，五典克從。……二十有八載，帝（堯）乃殂落。舜生三十登庸，三十在位。」●許由 古傳說中之隱者，堯讓天下，不受，隱於北箕山。自投桐水。●卞隨務光 亦古傳說中之隱者，按莊子讓王篇，以爲湯讓天下於卞隨，自投桐水而死。又讓天下於務光，洗不受

而逃。負石自沉於盧水。與史公說異。④其文辭句 言孔子序列之文辭也。⑤孔子

曰 此段見論語。⑥孤竹君 孤竹君爲殷湯所封。⑦兵 以兵殺之也。⑧恣睢

恣縱不馴也。⑨非公正不發奮而遇禍災者 人臣之節，非公正之事，不感激發奮，或

出忠言，或致身命，而卒遇災禍。⑩道不同二句 見論語。⑪賈子 賈誼也，四語

見鵬鳥賦。⑫同朋四句 見易經。

劉向說苑

晏子將使荆

晏子將使荆

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

晏子將使荆

左右對曰：「爲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

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縛一人過王而行。

王曰：「何爲者也？」

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

曰：「坐盜。」

王曰：「齊人固盜乎？」

晏子反顧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之然乎？」

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劉向 字子政，本名更生。初爲諫議大夫。宣帝詔選名儒俊材。向以通達能屬文與焉。爲人簡易無威儀，專積思於經術。晝誦書傳，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數上封事，以陰陽休咎論時政得失，語甚切直。元帝時，爲中壘校尉，所著有洪範、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等書。●荆 楚國舊號。●坐 入罪曰坐。

揚雄

酒箴

子●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微●。一旦重礙，爲堂所羈●。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

樽^①，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②。常爲國器^③，託於屬車^④。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

①漢書陳遵傳「揚雄作酒箴，以諷諫成帝。其文爲酒客難法度士，譬之於物」云。

②子 卽指法度士。③餅 汲水器。④眉 漢書注：「眉，井邊地曰眉。」⑤不

得左右 言常爲繩索所牽拽。⑥經徽 繩徽卽繩索。⑦一旦直礙二句 直音義同

懸。覺音黨，用磚爲甃井。鞮，音雷，擊也。言汲水之瓶，若一旦懸礙，不得下，則

爲井磚所擊而破碎。⑧身提黃泉二句 提，擲也。言瓶之身，擲入黃泉之下。骨肉

盡碎，仍爲泥土。⑨鷓夷 盛酒之皮革囊。⑩滑稽 此作流轉不竭解。⑪酤 買

酒也。⑫國器 天子之器。⑬屬車 天子後車。天子後車常載酒食也。

漢光武帝

與子陵書

古大有爲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朕何敢臣子陵哉！惟此鴻業，若涉春冰，辟之瘡痍，須杖而行。若綺里不少高皇，奈何子陵少朕也！箕山潁水之風，非朕之所敢望！

●光武帝 東漢中興之主，名秀，字文叔，高帝九世孫。王莽篡漢，盜賊蠱起。光武起兵春陵，破莽軍於昆陽。旋即帝位，定都洛陽，平銅馬諸賊，降赤眉，討公孫述。隗囂等，天下大定。又留心文學，崇尚士節，內治蒸蒸。在位三十三年。詳後漢書本紀。

●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學。帝即位光變姓名，隱去。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被羊裘，釣澤中。」帝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

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耶？」光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子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與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
①瘡瘡 瘡瘡謂癩痕也。
②綺里 綺里季商山四皓之一。
③箕山 潁水山在今河南登封縣東南，水出西境潁谷，相傳堯時巢父許由隱此！

班固

漢書李夫人 臨死託武帝

初、李夫人病篤，上自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

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及兄弟爲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嬪見帝。」上曰：「夫人第一見我，將加賜千金，而予兄弟尊官。」夫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不復言。於是上不說而起。

夫人姊妹讓之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爲恨上如此！」夫人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從微賤愛幸於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上所以攀攀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見我毀壞，顏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尙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上以后禮葬焉。其後，上以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延年爲

協律都尉。

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迺夜張燈燭，設帳帷，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感，爲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徧何姍姍其來遲！」令樂府諸音家弦歌之。

●班固 彪子，字孟堅。九歲能屬文。及長，博貫載籍。明帝奇之，以爲郎，典校祕書，續父著漢書。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重其書。漢書中實多小文，以本書不節錄之故，但僅錄一則示例也。

●李夫人 李延年之妹，以善歌得幸武帝。見漢書外戚傳。

班超

乞歸疏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①。狐死首邱^②，代馬依風^③。夫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況於遠處絕域，小臣能無依風首邱之思哉！

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④留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爲沒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老病衰困，冒死瞽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班超

彪子，字仲升。少有大志。家貧，傭書養母。嘗投筆嘆曰：「大丈夫當效傅介

子張騫，立功異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間乎！明帝時，使西域，服五十餘國，仕西域都護。和帝時，年老，以代還。①太公二句 姜尙周文王謀臣。周既定天下，封于齊。而五世反葬于周。②狐死首邱 禮記：「古人有言曰：『狐死正首丘。』」注：「丘是狐窟根本之處，雖狼狽而死，意猶嚮此丘。」③馬依風 代馬代北之馬也。古詩：「胡馬依北風！」④蘇武 蘇武使匈奴。匈奴王欲降之，不肯，使牧羊澤中。牝羊乳乃得歸。留匈奴凡十九年。後漢使至，力求之，乃得歸漢。

李固

遺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①，近在萬歲亭②。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

子謂伯夷隘⑤，柳下惠不恭⑥，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⑦，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⑧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⑨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李固 東漢中南鄭人，字子堅。少年遠出從師。「究覽墳籍」。陽嘉中，對策鯁直。由議郎，進太尉。後爲梁冀所害。

●黃瓊 字世英江夏陸安人，以父任爲太子舍人，

辭病不就，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與會稽賀純、廣漢楊原，俱公車徵。瓊到綸氏，推病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勸。遂不得已而應命。

●伊洛 伊水出河南盧氏縣東南，經嵩縣、伊陽，偃師入於洛。洛水出陝西 雒縣西北冢嶺山。經宜陽、洛陽，偃師、鞏縣、納澗、纏伊諸水，至洛口，入於河。

④萬歲亭 在今河南鄭縣。武帝元封元年，幸緱氏，登太室，聞山上呼萬歲聲者三。因以爲名。

⑤伯夷隘二句 見孟子 鄭玄注：「不爲夷齊之請，不爲惠連之屈。」「可否之間」，卽無可無不可之意。

⑥巢由 巢父許由，堯時隱士，巢由爲一人，因許於夏月居巢，故號巢父。

⑦傲傲 白也。

⑧陽春 宋玉對楚王問，「曲之高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

⑨魯陽 漢縣，今河南魯山縣。樊君 南陽 樊英，少有學行。名著海內。隱於壺山之陽。前後禮請徵召，皆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禮徵英，待以師傅之禮。英初被召，衆皆以爲必

不降志。王逸素與英善，引古譬喻，勸使就聘。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

⑩薛孟嘗 包，汝南人，後母憎包，逐出，包悲啼戶外不忍去，父母感而還之。建武中，

徵拜侍中。顧季鴻名奉，爲潁川太守。

趙壹

報皇甫規書

君學成師範，縉紳歸慕。仰高希驥，歷年滋多。旋轅兼道，渴於言待。沐浴晨興，昧旦守門。實望仁兄，昭其懸遲。以貴下賤，握髮垂接。高可敷翫墳典，起發聖意。下則抗論當世，消弭時災。豈悟君子，自生怠倦。失恂恂善誘之德，同亡國驕惰之志。蓋見機而作。不俟終日。是以夙退自引，畏使君勞，昔人或歷說而不遇，或思仕而無從。皆歸之於天，不尤於物。今壹自譴而已，豈敢有猜。仁君忽一

匹夫，於德何損。而遠辱手筆，追路相尋。誠足愧也。壹之區區，曷云量已。其嗟可去，謝也可食^⑤。誠則頑薄，實識其趣。但關節痰動，膝炙壞潰，請俟他日，乃奉其情。輒誦來貺，永以自慰。

①趙壹

後漢西縣人。字元叔，恃才傲物，不爲鄉里所容。光和初舉郡上計。時司徒袁

逢受計。計吏皆拜伏，壹獨長揖，逢斂衽下堂。延置上座。問西方事，大悅，坐者屬目。

②皇甫規

漢安定人。字威明，延喜中，舉中郎將，討平先零諸種。遷弦農太守，以文

章名世。

③夙退二句

詩「大夫夙退，毋使君勞。」

④尤 罪尤也。

⑤嗟去謝食

禮記檀弓語。見前。

伶支

趙飛燕●外傳序

哀帝時，子于老休，買妾樊通德。通德嬖之弟子，不周之子也。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閒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語通德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馳驚嗜欲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野草乎！」通德占袖，顧視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不勝其悲。子于亦然。通德奏子于曰：「夫淫于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主

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僥倖聞此。不少遺乎。幸主君著其傳。使婢子執研削道所記。于是撰趙后別傳。

●趙飛燕外傳 趙飛燕，漢成帝宮人。初學歌舞，以體輕，號曰飛燕。先爲捷好，後立爲后。與妹昭儀，日肆蠱惑，至成帝以暴卒。飛燕外傳，爲記飛燕姊妹如何寤囚，與人私通，得幸成帝。如何蠱媚，如何爭寵。如何荒淫。以至成帝暴卒事。與正史相近，而多推衍之辭。蓋小說家言也。相傳爲伶玄撰。其人不可考。疑爲魏晉間人作也。

孔融

報曹公書

猥^①惠書教，告所不逮。融與鴻豫^②州里比鄰^③，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以厚于見私，信于爲國^④，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權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⑤。況無彼人之功，而敢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⑥，智非鼂錯，竊位爲過，免罪爲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慙懼也。朱彭^⑦賈^⑧，爲世壯士。愛惡相攻，能爲國憂。至于輕弱薄劣，猶昆蟲之相噬。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至^⑨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爲不如心競。性既遲緩，與人無傷^⑩。雖出胯下之負^⑪，榆次之

辱^①，不知貶毀之于己。猶蚊蟲盲^②之過也。子產謂人心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爲榮，不念宋人待四海之客，大鑪不欲令酒酸也^③。至於屈穀巨瓠^④，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它者奉尊嚴教，不敢失墜。郗爲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縠^⑤，不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⑥，雖懿伯之忌^⑦，猶不得念。況恃舊交，而欲自外於賢吏^⑧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苦言至意，終身誦之。

①後漢書孔融傳郗慮承望風旨，以微法奏，免融官。曹操因欲顯明讎怨，信以激之，孔即報以此書。

②猥

曲也。

③鴻豫

郗慮字鴻豫

山陽高平人

少受學於鄭玄。

④四州里比鄰

融魯國人

鴻豫山高陽平人

今山東泗水曲阜

郗勝以西

至寧陽金鄉

魚臺

爲漢魯國境。魯國以西至今河南考城商邱虞城夏邑以東，爲後漢山陽郡。魯與山陽相鄰。

比。⑤厚於見私兩句。上句指待友之厚。下句指謀國之忠。⑥趙宣子朝登韓厥三

句。宣子趙盾諡也。國語：「宣子言韓厥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宣子使人以其

乘車以行。韓厥執而戮之。衆咸曰：「韓厥必不沒矣！其主朝升之而暮戮其車。其誰安

之。」宣子召而禮之。謂諸大夫曰：「二三子可以賀我矣！吾舉厥也，中。吾乃今知免

於罪矣。」⑦三閭。屈原掌楚國王族三大姓曰昭屈景。爲三閭大夫。⑧朱彭寇賈

朱浮彭寵寇恂賈復也。皆東漢光武時人，朱與彭寇與賈皆因公而互相仇怨。⑨誠無所

至。猶言國家不至受其影響。⑩晉侯嘉其臣四句。左傳：「秦伯之弟鍼，如晉脩

成。叔向命召行人子員。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

「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

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員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禦也。拂衣從之，人救之。平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

室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也！」⑪勝下之負。韓信貧賤時，淮陰少年侮之；令信出勝

下。⑫榆次之辱。荆軻嘗游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⑬蓋聶怒而目之。⑭蓋聶怒而目之。⑮蓋聶怒而目之。

蟲。宋人待四海之客二句，以喻己絕無惡意。鑪或作壇。韓非子：「宋人有沽酒者，斗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而酒不售。怪其故。問所知閭長者楊倩二人，曰：「汝狗猛耶？」「狗猛何故不售？」曰：「人畏焉，今孺子懷錢挈壺往沽，狗逆齧之，酒所以酸而不售！」屈穀巨瓠。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宋人屈穀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待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法，堅如石，厚而無竅，願獻先生。」田仲曰：「夫子徒謂我也。凡貴於樹瓠者，爲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以盛物。堅如石，則不可以割而斟。吾無以此瓠爲也。」將棄之。今仲不待仰人而食。無益人國，亦堅瓠之類……。」趙衰拔卻穀。左傳晉文公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乃使卻穀將中軍。此以喻武帝。公叔升臣。公叔文子衛大夫。其家臣名僕，文子與之同升於公。並爲大夫。此以喻己。知同其愛訓誨發中。此言曹公與己愛鄰慮。故發於中心，而訓。懿伯之忌。禮記檀弓「滕成公之喪，使子叔敬叔弔。子服惠伯爲介。及郊，爲懿伯之忌不入。惠伯曰：「政也，不可以叔父之私，不將公事。」遂入。」懿伯惠伯之叔父也，忌怨也。賢吏。指鄰慮說。

答虞仲翔書

示所著易傳，自商瞿以來，舛錯多矣。去聖彌遠，衆說騁辭。曩聞延陵之理樂，今觀吾君之治湯。乃知東南之美者，非但會稽之竹箭焉。又觀象雲物，察應寒溫，原其禍福，與神會契。可謂探蹟窮道者已。方世清聖，上求賢者。梁邱以卦筮寧世，劉向以洪範昭名。想當來翔，追蹤前烈。相見乃盡，不復多陳。

①虞仲翔，名翽。會稽餘姚人。州舉茂才。漢家召爲御史。而曹操則請代爲司空掾。皆不就。與孔融書。並示以所著易注。孔融乃答以此書。②商瞿 商瞿姓也。漢書儒林

傳：「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③延陵 吳使季札聘於魯。徧觀周樂。加以評批，

延陵今江蘇武進縣治，是札所食的采邑。④會稽竹箭 周禮夏官職方氏：「東南曰揚

州，其山鎮曰會稽，其利金錫竹箭。」⑤觀象雲物四句 西漢易家孟喜得易家陰陽災

變之書。翻傳其學，故說與之合！

④ 蹟

易繫辭：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蹟幽隱

也。⑤ 梁邱

梁丘賀，

字長翁，

漢琅邪諸人，

宣帝祭孝昭廟。

路上馬忽驚。

召賀筮

之：「有兵謀不吉，」

上還，使有司侍祠。

時任章果欲爲逆，發覺，伏誅。賀以筮有應。

由是近幸。

⑥ 劉向

向曾作洪範五行傳。

論盛孝章 一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

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

孀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

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

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

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⑤，而朱穆所以絕交^⑥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⑦之人，所共稱嘆。燕君市駿馬之骨^⑧，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⑨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⑩，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⑪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① 孝章名憲，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遷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

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爲都尉。詔命未至，果爲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司馬。①諸侯有相滅亡者三句

公羊傳：「邢亡！孰亡之？蓋狄滅之也！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

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②

損益之友 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③朱穆絕交 朱穆，字公叔。南

陽宛人。五歲，便以孝稱。及壯，耽學。銳意講誦。感世澆薄，慕尚郭篤，著絕交論以

矯之。④九牧 卽九州，左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此以官名代地名。九州皆有

牧，故稱九州爲九牧。⑤燕君市駿馬之骨（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

古之人君，有市千里馬者。三年而不得。於是遣使者賫金市馬。未至而千里馬已死，使

者乃以五百金買其骨以歸。其君大怒，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尙市之，況生者乎？

馬將至矣。」於是暮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⑥珠玉無脛自至 韓詩外傳：「盍胥

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土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

也。」⑦昭王築臺以尊郭隗 國策：「燕昭王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

「濟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小力小，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共圖，以雪先王之讎。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

⑨北首燕路 史記淮陰侯傳：「北首燕路，而後遣辨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

遺張紘書

聞大軍西征①，足下留鎮，不有居者，誰守社稷。深固折衝，亦大勳也。無乃李廣之氣，循髮益怒。樂一當單于，以盡餘憤乎②！南北並定，世將無事。孫叔投戈③，絳灌俎豆④。亦在今日，但用離析，無緣會面，爲愁歎耳。道直途清，相見豈復難哉。

①張紘字子綱，廣陵人，爲會稽東部都尉。及討江夏，孫權以東部少事，命紘居守。遙

饋所職。孔融乃給以此書。①大軍西征 指討江夏也。②無乃李廣之氣四句 漢書

李廣傳：「元狩四年，大將軍驃騎將軍大出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天子以爲老，弗許，

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旣出塞，大將軍青，知單于所居，自以精兵走之，廣請曰，

「臣結髮而與匈奴戰，今乃一得當單于，願居前先死單于……」④孫叔投戈 叔孫通

起於袍鼓之間，解甲投戈，後爲漢家起禮儀，此處出處不詳！⑤絳灌俎豆 絳侯周

勃，穎陰侯灌嬰，都漢文時之將。此言武事不用，將嫻習祭享之禮。

曹操

與太尉楊彪書

操白：——

與足下同海內大義^①，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堵，方外未夷^②，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③，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即欲直繩，頗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奢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

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匹，錢六千萬，四望通懺七香車一乘，青牝牛二頭，八百里驊騮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並遺足下貴室^④。錯綵羅縠裘一領，織成鞞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返。

①同海內義 言四海之內與彪同其大義也。 ②夷 平也。 ③鐘鼓之音 戰時以節軍

之進退者。④貴室 稱人妻曰貴室。

曹操妻卞

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

卞頓首：——

貴門不遺，賢郎輔佐；每感篤念，情在凝至。賢郎盛德熙妙，有蓋世文才，闔門欽敬，寶用無已。

方今騷擾，戎馬屢動，主簿股肱近臣，征伐之計，事須敬咨。官立金鼓之節，而聞命違制；明公性急，忿然在外，輒行軍法。卞姓當時亦所不知，聞之，心肝塗地，驚愕斷絕，悼痛酷楚，情自不勝。

夫人多容，卽見垂恕。

故送衣服一籠，文絹百匹，房子官綿●百斤，私所乘香車一乘，牛一頭；誠知微細，以達往意；望爲承納。

●輒行軍法 以軍法從事也。●房子官綿 原作房子官錦，從王應麟困學紀聞說改，房子地名。

楊彪

答曹公書

彪白：——

答曹公書

七三

雅顧隆篤，每蒙接納，私自光慰。

小兒頑鹵，謬見采錄，不能期効，以報所愛。方今軍征未暇，其備位匡政，當與戮力一心；而寬玩自稽，將違法制。相子之行，莫若其父，恆慮小兒必致傾敗；足下恩恕，延罪迄今。近聞慰之日^①，心腸酷裂，凡人情誰能不爾？深惟其失^②，用以自釋。

所惠馬及雜物，自非親舊，孰能至斯？省覽衆賜，益以悲懼。

●聞慰之日 言得操寬解之書聞其慰安之辭也。 ●深惟其失 惟，思也，言人情雖不忍其子之死而心腸酷裂，然深思其子之過，用以自解也。

楊彪妻袁

答曹公卞夫人書

彪袁氏頓首頓首：——

路歧雖近，不展淹久，歎想之勞，情抱山積。

曹公匡濟天下，遐邇以寧，四海歸仰，莫不感載；小兒疏細，謬蒙采拾；未有上報，果自招罪戾；念之痛楚，五內傷裂。

尊意不遺，伏辱惠告；見明公與太尉書，具知委曲。

度子之行，不過父母，小兒遠越，分應至此；憐其始立之年，畢命埃土，遺育孤幼，言之崩潰。

明公所賜已多，又加重賚禮，頗非宜荷受，輒付往信。

仲長統

樂志論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市，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

躊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颯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

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仲長統 字公理，後漢山陽高平人。生靈帝光和二年。少好學，倜儻不檢小節，語默無常，人稱爲狂生。尚書令荀彧舉爲郎，後參曹操軍事。建安二十四年，與人論古今時俗行事。發憤嘆息，因著論曰昌言。●南風 卽南風之薰兮歌也。

諸葛亮

彈廖立疏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臧否羣士，入言國家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耶！

應璩

與曹昭伯牋

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閒，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損書及遠，若從雲墜。

●應璩 文章錄曰：「璩字休璉，博學好屬文，明帝時，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爲詩以諷焉！典著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

曹丕

與梁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二十八日。丕白：

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理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

一念至，何時可言！

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衆果具繁。時駕而遊，北
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時同節異，物是人非。
我勞如何！

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而過。行矣自愛！

●吳質 字季重，三國魏濟陰人。才學通博，爲五官將。出爲朝歌令。遷元城令。文帝
時，官至震威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

●恙 憂也。

●局 近也。

④任 當也。

⑤南皮

漢書勃海郡有南皮縣。

●彈碁二句

藝經曰：「碁正彈法，

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

●旅食

儀禮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衆也。」

●元瑜

阮瑀字也。

劉楨

與平原侯書

家丞邢顒，北士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並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懼私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爲上招諉，其罪不小，以此反側。

陳琳

諫何進召外兵

易稱「卽鹿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尙不可欺以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彊者爲雄。所謂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爲亂階。

●陳琳 東漢廣陵人，字孔璋，初爲何進的主簿。後歸袁紹，嘗爲紹移書曹操，數其罪狀。紹敗，歸操，操愛其才而不咎。軍國書檄，多命琳屬稿。官至門下督，爲建安七子之一。

●何進 何進欲誅宦官，太后不聽。乃召四方猛將，欲以劫恐太后。琳諫止不

聽，謀泄，進爲宦官所殺。①即鹿無虞易屯卦：「鹿無虞，入於林中。」疏「即就也。」虞「謂虞官，人之田獵，欲從就於鹿，當有虞官助己，乃始得鹿，若無虞官，即虛入林中，必不得鹿。」

答東阿王牋

琳死罪死罪②，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③之器，拂鐘無聲④，應機立斷⑤。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⑥者所庶幾也。音義旣遠，清辭妙句，焱⑦絕煥炳。譬猶飛兔流星⑧，超山越海，龍驥所不敢追，況於鷺馬可得齊足。夫聽白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載懽⑨載笑，欲罷不能，謹韞櫝玩眈以爲吟頌同。琳死罪死罪。

●死難死罪 人之規矩非戰喪間疾，不得行尺牘，故云「死罪」。●青萍干將 二劍名。●拂鐘無聲 說苑：「西閭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聞干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兩錢之錐。今子持械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子東說諸侯，王，見一國之主，子之蒙然無異於未視狗也。」●應機立斷 說苑：「淳于髡三稱，鄒忌三知之，髡等辭屈而去。故所以尙干將莫邪者，貴於立斷。」●鑽仰 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焱 火華也。●飛兔流星 呂氏春秋：「飛兔腰鼻，古之駿馬也。」流星形。形容疾的意思。

高士傳 商容

商容不知何許人也，有疾。老子曰：「先生無遺教，以告弟子乎？」容曰：「將語子，過故鄉而下車知之乎？」老子曰：「非謂不忘故耶？」容曰：「過喬木而趨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敬老耶？」容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曰：「吾齒存乎？」曰：「亡。」「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剛亡而弱存乎？」容曰：「嘻！天下事盡矣！」

●皇甫謐 晉朝歌人，字士安，年二十，不好學。游蕩無度，或以爲癡。母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通百家之言。著

高士傳三卷。●高士傳 皇甫謐撰，凡三卷，所載皆古高隱之士，凡七十二人，後人增補爲九十六人。

嵇康●

琴賦序

余少好音聲，長而玩之，以爲物有盛衰，而此無變，滋味有厭，而此不倦。可以道養神氣，宣和情志，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並爲之賦頌。體制風流，莫不相

襲。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爲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爲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爲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推其所由，似元不解聲音，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衆器之中，琴德最優，故綴敘所懷，以爲之賦。

①嵇康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傅咸①

畫像賦序

先有畫卞和②之像者。以爲臧文仲③之知，柳下惠④之賢，而不

與立。卞和自刎以有證，相去遠矣。戲畫其像於卞子之傍。特赤其面，以示猶有慚色。

●傳咸

晉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咸寧初，襲父爵。在位多所執正。

●卞和 周時

楚人，嘗得寶璞。獻厲王，以爲詐，刎其足。武王時獻，又以爲詐，刎其右足。及文王卽位，把璞哭。王使玉人琢之，果得寶焉。

●臧文仲

魯大夫。

●柳下惠

見前。

向秀

思舊賦序

余與嵇康呂安^①，居止接近。其人並有不羈之才，然嵇志遠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②。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臨

當就命，顧視日影④，索琴而彈之。余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⑤，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向秀 字子期，何內懷人，始有不羈之心，與嵇康呂安友善。康既被誅，秀應本州計入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爲巢許未達堯心，是以來見。反自役，作思舊賦。後爲黃門郎卒。」

●各以事見法句

干寶晉書：「嵇康呂安與阮籍山濤及兄呂巽友善，安巽庶弟，

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滂已，巽于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嘆之。」太祖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

④臨當就命二句 晉紀曰：「康刑于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

⑤虞淵、
⑥怕至于虞淵，是謂黃昏。「見淮南子。」

潘岳

秋興賦序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于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遊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與晏寢，匪遑底寧。譬猶池魚籠鳥，而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

●潘岳 晉中牟人，字安仁。總角辯惠，擗藻清豔。鄉邑稱奇童。出爲河陽令，勤于政

續。縣中滿種桃李，人以爲美談。累遷黃門侍郎。性輕躁，趨世利，與石崇等諂事賈。濟王問爲亂，遂被誅。

葛洪

西京雜記

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鸛鷖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爲懽。旣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裳貰酒。」遂相與謀，於成都賣酒。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恥王孫。王孫果以爲病，乃厚給文君，文君遂爲富人。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

長卿素有消渴疾。乃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以發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①葛洪 晉句容人，字稚川。咸和初爲散縣常侍，領大著作，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句漏

令。止羅浮山，煉丹，丹成，尸解。②西京雜記 相傳爲劉歆撰，實爲葛洪所僞，所

記多西漢時事，間有東漢事滲入！③司馬相如 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漢書有傳。

④鸚鵡 又作鸚鵡，以其羽爲裘。⑤文君 卓文君也，卓王孫女，新寡。相如因臨邛

縣令，得通于文君。文君愛相如才，遂奔焉！⑥犢鼻褌 短衿，形如犢鼻也。⑦消

渴疾 卽糖尿病。

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光而讀之。邑人太姓文不識，家富多書。衡乃與其傭作而不求僱。主人怪問衡。衡曰：「願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遂成太學。

衡能說詩。時人爲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時人畏服之如是。聞者皆解頤懽笑。

衡邑人有言詩者，衡從之。與語質疑，邑人挫服，倒屣而去。衡追之，曰：「先生留聽，更理前論。」邑人曰：「窮矣！」遂去不返！

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臥虎焉，射之，一矢卽斃。斷

其鬪體以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洩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臥虎，射之，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更射，鏃破斨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揚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爲開。」余應之曰：「昔人有遊東者，旣而風惡，船漂不能制。船隨風浪，莫知所之。一日一夜，得至一孤洲，共侶歎然。下石植纜，登洲煑食，食未熟而洲沒。在船者斫斷其纜，船復漂蕩。向者孤洲，乃大魚，怒掉揚鬣，吸波吐浪而去，疾如風雲，在洲死者十餘人。又余所知，陳縞，質木人也，入終南山採薪還，晚趨舍未至。見張丞相墓前石馬，謂爲鹿也，卽以斧擗之。斧缺柯折，石馬不傷。此二者，亦至誠也，卒有沈溺缺斧之事，何金石之所感偏乎！子雲無以應余。

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衣麻皂，內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於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甯逢惡賓，無逢故人。」

武帝欲殺乳母，乳母告急於東方朔。朔曰：「帝忍而懷，旁人言之，蓋死之速耳！汝臨去，但屢顧我，我當設奇以激之。」乳母如言。朔在帝側曰：「汝宜速去，帝今已大，豈念汝乳哺時恩邪？」帝愴然，遂舍之！

陸機

歎逝賦序

昔每聞長者，追計平生同時親故，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余年方四十，而懿親戚屬，亡參存寡。昵交密友，亦不半在。或所曾共遊一塗，同晏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以是思哀，哀可知矣！

文賦序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遺辭，良多變矣。

妍蚩好惡，可得而言。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恆患意不稱物，文不逮意。蓋非知之難，能之難也。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他日殆可謂曲盡其妙。至于操斧柯，雖取則不遠，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蓋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謝安

與支遁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頓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慙慙，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

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閒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劇，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

- 謝安 晉陽夏人，字安石，少有重名，徵辟皆不就，隱居東山，以伎相從。人為語曰：「安石不出，如蒼生何！」年四十，始出為桓溫司馬。以姪玄等克敵有功，累官至太保，卒贈太傅。故世稱謝太傅。
- 支遁 晉林廬人，字道林，本姓關氏，家世奉法，嘗于餘杭山沉思道行。年二十五，始釋形入道。後終洛陽，世稱支公，亦曰林公。
- 遲待也。

王羲之

誠謝萬書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繇。實在積小以至高大，君其存之。

●王羲之 字逸少，王導從子，爲右將軍，會稽內史，世稱王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黑。草隸爲古今之冠，文筆高致，尤習于書翰。●謝萬 謝安弟也，字萬石。才器優秀，早有時譽。工言論，善屬文。簡文帝作相，召爲撫軍從事中郎，遷豫州刺史，假節監司冀豫并四州軍事。

與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狎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

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願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燕。雖不能興言高咏，銜杯飲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萬石 謝萬字也，謝安弟，詳前。 ●安石 謝安字也，另詳。 ●陸賈 漢楚

人，以從高祖功，封王，拜大中大夫。時時前說詩書。帝令著秦漢所以興亡之故，因著書十二篇，曰新語，多道家言。 ●班嗣 漢班固子。雖修儒學，然好老莊。桓生借其

書。圖報曰：「若莊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其行已持論類此。④楊王孫漢書有傳，閩城人，治黃老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及病且死，先令其子裸葬，以反其真，云云。

陶潛①

歸去來辭序

余家貧，耕植不足以自給。幼稚盈室，餽無儲粟。生生所資，未見其術。親故多勸余爲長吏，脫然有懷，求之靡途。會有四方之事，諸侯以惠愛爲德。家叔以余貧苦，遂見用於小邑。于時風波未靜，心

憚遠役。彭澤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歸歎之情。何則？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饑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皆口腹自役。於是悵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猶望一稔，當歛裳宵逝。尋程氏妹，喪于武昌。情在駿奔，自免去職。仲秋至冬，在官八十餘日，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辭，乙巳歲十一月也。

●陶潛 晉尋陽人，一名淵明，字元亮，侃曾孫，嘗爲彭澤令。郡遣郵督至。縣吏曰：「應束帶見之。」潛嘆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因棄官去。」

有會而作序

舊穀既沒，新穀未登，頗爲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尙悠，爲患未

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裁通。旬日已來，始念饑乏，歲云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

飲酒序

余閑居寡歡，兼此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顧影獨盡，忽焉復醉。既醉之後，輒題數句自娛。紙墨遂多，辭無詮次。聊命故人書之，以爲歡笑爾。

遊斜川詩序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以翻飛。彼南阜者，名

竇舊矣。不復乃爲嗟嘆。若夫曾城，傍無依接，獨秀中臯。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桃花源記

晉太原中，武陵人，捕魚爲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

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

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爲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爲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卽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孫綽①

天台山②賦序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③，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宅也④。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美，窮山海之瓊富，盡人神之壯麗矣。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者，豈不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或倒景於重溟⑤，或匿峯於千嶺，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舉世罕能登陟，王者莫由禋祀。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而存之。余所以馳神運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方解纓

絡④，永託茲嶺，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以散懷。

①孫綽 | 晉人，字興公，太原人，爲章安令，稍遷散騎常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于時才筆之士，綽爲其冠。

②天台山 今剡縣東南。

③方丈蓬萊 皆海中名山也。

④皆玄聖二句

《名山略記》：「天台山卽是定光寺，諸佛所降，萬仙公山也。」

⑤重

溟 謂海也。⑥纓絡 以喻世網也。

顏延之

祭屈原文

維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①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②，弭節羅潭，躡舟^③泊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纁則折^④。物忌堅芳，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羸芋^⑤遺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絕郢^⑥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顏延之，宋書「延之字延年，琅玕人。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

國內史劉柳，以爲行軍參軍，後爲祕書監、太常，卒。初少帝卽位，出延爲始平太守。之郡，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

●張邵 字茂先，吳郡人。

③訪懷沙二句

楚辭：

「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壅。」

又曰：「捐余玦兮江中，

遺余珮兮澧浦。」

④艤舟

漢書「烏江亭長，艤舡待。」

如淳曰：「南方人謂舡向

岸曰艤。

⑤蘭薰而摧，玉纒則折

語林曰：「毛伯成負才令，常稱寧爲蘭摧玉折，不

作蒲芬艾榮。」

⑥羸芋二句

「羸」秦姓，「芋」豐姓，秦昭王使張儀祚懷土絕齊，

原諫不聽，張儀又誘以旣歸，客死于秦。

⑦郢

楚都也。

謝靈運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

健安末，余時在鄴宮。朝游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

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彥，共盡之矣。古來此
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
，游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武帝時，徐樂諸才，備應對之能，
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不認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
流，零落將盡，撰文懷人，感往增愴。

●宋玉唐景

宋玉唐勒景差也。相傳皆屈原弟子。

●梁孝王時句

漢書：「梁孝王來

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遊梁。」

●徐樂

燕無終人也。上疏言時務，召見。拜爲郎中。

劉義慶

梁伯鸞傳

梁鴻字伯鸞，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

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今衣綺縠，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字之曰德耀，名孟光。

居有頃，妻曰：「嘗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彈琴以自娛。仰慕高士，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作五意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鴻久居齊魯之間，去適吳作詩。至吳，依臯伯通居廡下，爲人賃春，妻具食，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

鴻潛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命我子持喪歸。」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要離塚傍。咸曰：「要離，烈士，伯鸞清高，可命相近。」

●劉義慶 南朝宋時人。潛居研志，寡嗜慾，好文義，爲宗室之表。所著世說新語，起後漢，迄東晉，軼事瑣語，足爲談助。

①女 以女歸之也。

②椎髻 北方胡人之髻也。

③延陵季子 卽吳季札也。

④要離 古勇士。吳公子光，旣弑王僚，使要離刺其子慶忌。要離戮其妻子，詐負罪出奔，見慶忌于衛，與之俱渡江。至吳地，乘忌不意，刺中其要害！

鮑照

謝解禁止

臣言，被宣令，解臣禁止。天光鄭重，不可勝述。飛走知感，矧臣人類。臣聞獲過於神，或憑尸祝以請，得罪於君，可因左右而謝。

臣自惟孤賤，盜幸榮級。闔澗大誼，猖狂世禮。奇非阮籍，無保持之助；才愧馮衍。有輜轡之困。自非聖朝超然，覽臣於視聽之外，則今日渥澤，更成妄遭，來辰萎葉，終先朝草。小人歲莫，知能何報。徒厚恩華，憂懇歎息。不任下情，謹詣拜疏以聞。

●鮑照 南朝宋東海人，字明遠。工詩。仕爲海寧王參軍，世號鮑參軍。●阮籍馮衍 別詳。

沈約

謝母封建昌國太夫人表

伏見詔書，以臣母封爲建昌國太夫人。慶溢蓬門，榮流素族。恭荷屏營，罔識攸寔。臣稟訓私閨，志塗靡立。勉以爲義，誠有繇然。輸力致身，曾無萬一。天慈罔已，至德彌光。探其私志，降此洪澤。榮親之至，始自微臣。率斯道也，方流萬物。草卉輕命，固莫云酬。

●沈約 武康人，字休文。篤志好學，博通羣籍。善屬文。仕宋及齊，累官司徒左長史。武帝受禪，爲尚書僕射，遷尚書令，卒諡隱！約歷仕三朝，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所則，有晉書宋書齊紀梁武紀邇言諡例，宋文章志及文集百卷。又撰四聲譜，窮其

妙旨！

張融

問律●自序

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須，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涼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可出，此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疎韻。或當未及。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狗也。

吾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類

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鈞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均軍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辨。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唯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汝曹當振綱也。

●張融 南齊人，字思光。有早譽。廣越嶂嶮撩賊，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釋之。浮海至交州，于海中作海賦，文辭詭激。

●問律 融所著書名。

「問」當作「門」。

陶宏景^①

答謝中書書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暉。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夕日欲頽，沉鱗競躍。實是欲界仙都。自康樂^②以來，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①陶宏景 南北朝時秣陵人，字通明，齊高帝時，嘗爲諸王侍讀。後隱居，好神仙，善辟穀導引之術。年八十五，無病而卒！
②康樂 謝靈運也，別詳。

謝朓^①

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

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鶩蹇之乘，希沃若^②而中疲。何則？臯壤搖落，對之惆悵^③。歧路西東，或以鳴咽^④。况乃服義徒擁，歸志若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襄探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奉筆菟園^⑤。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

蕩。渤海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艫於奉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① 謝朓 齊書曰：「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知衛尉事。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朓不肯。祐白遙光，收繫獄死。」
② 沃若 詩「六轡沃若。」
③ 皁壤二句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皁壤與？』」
④ 歧路二句 用楊子哭歧途事。

⑤ 菟園 用枚乘爲梁孝王客事，西京雜記梁孝王好宮寶，苑囿樂築菟園。契闊 勤苦也。
⑥ 滄溟未運二句 莊子鯤化爲鵬，「海運則將徙于南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願視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波臣也，君豈有斗升水而活我哉。』」

小品文選

一二四

⑦ 渤澥二句 渤澥以喻王族，翻以自喻。⑧ 藩房二句 藩房王府，舊幕，盼舍也。

江淹

閩中草木頌序

僕一命之微，遭萬代之幸。不能鑄心礪骨，以報所事。擢翼驥首，自致丹梯。爰乃恭承嘉惠，守職閩中。且僕生人之樂，久已盡矣。所愛兩株樹十莖草之間耳。今所鑿處，前峻山以蔽日，後幽晦以多阻。饑猿搜索，石瀨粲粲。庭中有故池，水常決。雖無魚梁釣臺，處處可坐，而葉饒冬榮，花有夏色。茲赤縣之東南乎？何其奇異也。結莖吐秀，數千餘類。心所憐者，十有五族焉。各爲一頌，以寫勞魂。

●江淹

梁考城人，字文通，早有文譽。宋武帝時，起家南徐州從事。後仕齊，歷御史

中丞，彈劾不避權貴，梁天監中，遷金柴光祿大夫，封醴陵侯。

吳均●

與朱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急礙。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

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吳均 梁吳興故鄆人，字叔庠。好學，有儻才。天監初，柳惲爲吳興刺史，辟爲郡主簿，日與賦詩，士多效之，號「吳均體」。

與施從事書

故鄆縣東三十五里，有青山。絕壁千尺，孤峯入漢。綠嶂百重，青崖萬轉。歸飛之鳥，千翼競來。企水之猿，百臂相接。秋露爲霜，春蘿被逕。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信足蕩累頤物，悟衷散賞。

與顧章書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梅溪之西，有石門山者，森壁爭霞，孤

峯限日。幽岫含雲，深溪蓄翠。蟬吟鶴唳，水響猿啼。英英相雜，綿綿成韻。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華，偏饒竹實。山谷所資，於斯已辨。仁智所樂，豈徒語哉。

●仁智所樂

論語「仁者樂山，智者樂水。」

齊諧記紫荆樹

京兆田真弟三人，共議分財。生貲皆平均。惟堂前一株紫荆樹，共議欲破三片。明日就截之，其樹即枯死。狀如火然。真往見之大驚，謂諸弟曰：「樹本同株，聞將分斫，所以顛頓。是人不如木也。」因悲不自勝，不復解樹。樹應聲榮茂。兄弟相感合財寶，遂爲孝門。真仕至大中大夫。

梁簡文帝

與湘東王令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其風韻適上，神風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文辯縱橫，才學優贍。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梁簡文帝 蕭綱也，武帝第三子。幼聰睿，識悟過人。讀書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經目必記。著書甚多。後爲侯景所殺。

答張纘●謝示集書

綱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尙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咏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不在赦。至如春庭樂境，轉蕙承風。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悽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沉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

●張纘 緬弟，字伯緒。眉目疎朗，神采爽發。與琅琦王錫齊名。累官北平將軍，寧蠻校尉。後爲晉陽王督所害。有鴻寶文集。

劉令嫺

祭夫徐悱文

維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惟君德咸禮智，才兼文雅，學比山成，辯同河瀉。明經擢秀，光朝振野。調逸許中，聲高洛下。含潘度陸，超終邁賈。」

二儀既肇，判合始分。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幸移蓬性，頗習蘭薰。式傳琴瑟，相酬典墳。輔仁難驗，神情易促。電碎春紅，霜雕夏綠。躬奉正衾，親觀啓足。一見無期，百

身何贖。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敢遵先好，手調薑橘。素
殯空乾，奠觴徒溢。昔奉齊眉^①，異於今日。從軍暫別，且思樓中。
薄遊未返，尙比飛蓬^②。如當此訣，永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
同。

●劉令嫻 劉孝標妹。時稱劉三娘，二姊並有文學。令嫻爲最。樛卒，勉欲爲哀辭，見此文，乃閉筆。●徐敬業 名樛，梁吏部尙書徐勉次子，起家著作郎，轉太子舍人，掌書記，累遷洗馬中舍人，以足疾出爲湘東王友，未幾卒！●大同 武帝年號。

④府君 尊王之辭，事之如父也，古以稱父祖者。⑤咸 備也。⑥明經擢秀 漢以來

皆有「明經科」，「擢秀」拔爲秀儁才也。⑦潘陸 潘岳及機雲兄弟也。⑧終賈

終軍賈誼。⑨輔仁難驗 言輔仁之德難驗，論語「以友輔仁。」⑩啓足 論語「曾子

曰：「啓予足。」⑪齊眉 梁鴻得孟光爲妻，每食，舉按齊眉，相敬加賓。⑫飛

蓬 詩「自伯之東，首如飛蓬」。

魏收

爲文宣西討詔

朕歷數在躬，志清四方。曩爾秦隴，久阻風化。混一之事，期在今日。必當刻旅誓衆，天動雲臨。朕已下甲汾流，沈船晉地。便當躬率將士，平陵玉璧。徑掩長安。梟彼兇首。雖藏山沒水，終不縱赦。朕與梁國，舊敦好睦。近聞其奸，乃欲規謀。宜令上黨王渙，總勒熊羆。星流風卷。王者之言，明如日月。宜宣內外，咸使聞矣！

●魏收

南北朝鉅鹿人，字伯起，機警能文，仕魏及北齊，與溫子昇邢邵號此朝三才子，撰魏書。

子，撰魏書。

●文宣

北齊文宣帝高洋也。

●歷數在躬

尙書帝典：「天之歷數在

爾躬。」

江總

入攝山棲霞寺詩序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攝山棲霞寺。登岸極峭，頗暢懷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游此寺。布法師，施菩薩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記送金像還山。限以時務，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獲拜禮。仍停山中宿，永夜留連。棲神竦聽，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謝，率製此篇。以奉卽目。俾後來賞者，知予山志。

●江總 字總持，仕梁，歷太子中舍人。侯景之亂，流寓嶺南，入陳爲太子詹事。後主卽位，擢僕射尙書令，不持政務，與後主遊宴後庭，號爲狎客。陳亡，入隋，復拜上開府，卒于江都，世稱江令。

陳後主叔寶

護軍孫瑒銘

秋風動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

●陳後主 名叔寶，字元秀，小字黃奴。既即位，荒於酒色，不恤政事。起臨春結綺望仙三閣。日與妃嬪狎客，遊宴其中。賦詩贈答，採其尤豔者，以爲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隋師至，猶奏伎行樂。隋將韓擒虎入朱雀門，始與孔張二妃匿于胭脂井，遂獻俘長按。

與詹事江總書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于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服，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監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談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漾。或翫新花，時觀落

葉。既聽春鳥，又聆秋鴈。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謔。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爲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江總 字總持，濟陽考城人。幼卽聰穎，有至性。操行殊異，神氣英拔。文有辭采，其詩頗爲梁武帝所賞。

●陸瑜 南史：「陸瑜字幹玉，爲晉安王外兵參軍，東宮學士，兄琰時爲管記，並以才學娛事左右，時人比二應。」

王績^①

五斗先生傳

有五斗先生者，以酒德遊於人間。有以酒請者，無貴賤皆往。往必醉。醉則不擇地斯寢矣。醒則復起飲也。常一飲五斗，因以爲號焉。先生絕思慮，寡言語，不知天下有仁義厚薄也。忽焉而去；倏然而來。其動也天；其靜也地。故萬物不能縈心焉。嘗言曰，「天下大抵可見矣！生何足養，而稽康著論^②？途何爲窮，而阮籍慟哭^③？故昏昏默默聖人之所居也。」遂行其志，不知所如。

① 王績 隋絳州人，文中子通之弟，舉孝廉，授正字。 ② 嵇康著論 嵇康著養生論。

③ 阮籍慟哭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人，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

輒痛哭而反！」

仲長先生傳

先生諱子光，字不曜。自云洛陽人也。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結菴河渚間以息身焉。十餘年賣藥爲業，人莫知之也。汾陰侯生以筮著，因游河渚，一睹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至者皆親謁。先生辭以瘖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以自喻。識者有以知其懸解也。人有請道者，則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文中

子比之虞仲夷逸④。

④東方朔

字曼倩，前漢武帝時人，滑稽多智，詳前。

⑤管輅

字公明，三國時魏平原

人，善卜筮，無不應。

●文中子

王通，隋龍門人，字仲淹。幼篤學，西遊長安，奏太

平十二策，知謀不用，退居河汾教授，受業者千數。屢徵不至。卒後門人謚曰文中子。

④虞仲夷逸

論語

「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史記吳太伯世家：「武王克殷，求太伯

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墟，是爲虞仲。」

自撰墓誌銘

王績者有父母，無朋友。自爲之字，曰無功焉。人或問之，箕踞不對。蓋以有道於己，無功於時也。不讀書，自達理。不知榮辱，不計利害。起家以祿位，歷數職而進一階。才高位下，免責而已。天子不知，公卿不識，四五十而無聞焉。於是退歸，以酒德遊於鄉里。往往賣卜，時時著書。行若無所之，坐若無所據。鄉人未有達其意

也。嘗耕東皋，號東皋子。身死之日，自爲銘焉。曰：

有唐逸人，太原王績，若頑若愚，似矯似激。院止三逕，堂唯四壁。不知節制，焉有親戚。以生爲附贅懸疣，以死爲決疣潰癰。無思無慮，何去何從。壟頭刻石，馬鬣裁封。哀哀孝子，空對長松。

王勃

春日送呂三儲學士序

宇宙之月曠矣！川岳之煙雲多矣！其有徒開七竅，枉滯百年，棄光陰若埃塵。賤琴書同糞土，言不及義，動非合禮：若使周孔爲文章

之法吏，比戶可以行誅。嵇阮爲邱壑之士師，破家不容其罪。至若神高方外，志大寰中，詩酒以洗滌胸襟，池臺以導場耳目，超然自足，散若有餘。義合則交疏而吐誠，言忘則道存而目擊。二三君子，當仁不讓，並高情朗俊，逸調疏閑，杞梓森羅，琳琅疊彩。崩雲垂露之健筆，吞吐鳳凰之奇文，願謝^①可以執鞭，應徐^②自然銜璧。下官栖遲失路，懷抱沈愁，暫辭野鶴之羣，來廁真龍之友。不期而會，甘申羈旅之心；握手言離，更切依然之思。于時風雨如晦，花柳含春，雕梁看紫燕雙飛，喬木聽黃鶯雜囀。殷憂別思，晷晷年光，時不再來，須探一字。

●玉勃 唐龍門人，王通諸孫，六歲能文，父爲交趾令，勃往省親，道過南昌，會都督閻公宴滕王閣，勃卽席作序，閻公嘆爲天人，後渡海溺死，年二十九。勃爲初唐四傑之

一，每爲文，先磨墨引被而臥。及寤，援筆書之，時人謂腹竅！

●顏謝 顏延年謝靈

運也。●應徐 應瑒徐幹，並建安才士。

遊冀州韓家園序

銅溝水北，石鼓山東，星辰當畢昴之墟，風俗是唐虞之國。雖接
燕分晉，稱天子之舊都，而向術●當衢，有高人之甲第。祥風塞戶，
瑞氣冲庭。芳酒滿而綠水春，朗月閒而素琴薦。家童掃地，蕭條仲舉
之園。長者盈門，廓落東平之室。梧桐生霧，楊柳搖風。眺望而林泉
有餘，犇走而烟霞足用。神龍起伏，俱調鼎鑊之滋。鳴鳳雌雄；並入
笙竽之奏。高情壯思，有抑揚天地之心。雄筆奇才，有鼓怒風雲之
氣。南庭興晚，東徑陰生。石髓折而隱士歸，玉山崩而壑人醉。僉

爲文在我，卜翰苑當仁。王羲之之蘭亭，五百餘年，直至今人之賞。石季倫之梓澤二十四友，始得吾徒之游。陶陶然，落落然，則大唐調露之元年獻歲正月也。

●術

邑中道也，左思賦：「亦有甲第，常衢向術。」

●王羲之蘭亭

王羲之三月三

日與友集蘭亭，而羲之爲序，別詳。

●石季倫梓澤

石季倫金谷別館之名。

入蜀紀行詩序

總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長安觀景物於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絕徑，超玄谿，歷翠阜，迨彌月而臻焉。

若乃採江山之俊勢，觀天下之奇作，丹壑爭流，青峯雜起，陵濤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橫立，亦宇宙之絕觀者也。雖莊周詫呂梁之

險，韓侯怯孟門之峻，曾何足云！蓋登培塿者起衡霍之心，游滄澗者發江湖之思。况乎躬覽勝事，足踐靈區，煙霞爲朝夕之資，風月得林泉之助。嗟乎，山川之感召多矣，余能無情哉！爰成文律，用宣行唱；編爲三十首，投諸好事焉。

●莊周詭呂梁 莊子：「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鼉鼉魚鼈，所不能遊也。」 ●衡霍 衡山霍太山也。

梓潼南江泛舟序

咸亨二年六月癸巳，梓潼縣令韋君以清澁幽凝，鎮流靖俗。境內無事，艤舟於江潭，縱觀於邱壑，渺然有山林陂澤之思。遂長懷悠想，周覽極睇。思其人，則呂望藉茅於磻溪之陰；屈平製芰於涪陽

之浦。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於是間以投壺，酬以妙論。亦有嘉餽旨酒，鳴絃朗笛，以補尋幽之致焉。預於斯者，若干人爾。

●鱧舟

見前。

●呂望藉芳於磻溪

水經注：

「渭水之右，磻水注之，東南隅有石室，

蓋太公所居也。」

●屈平製芰於涪陽

見離騷。

春思賦序

咸亨二年，余春秋二十有二。旅寓巴蜀，浮游歲序。殷憂明時，坎壤聖代。九隴縣令河東柳太易，英達君子也。僕從游焉。高談胸懷，頗洩憤懣。於時春也，風光依然。古人云：「風景未殊，舉目有山河之異。」不其悲乎！僕不才耿介之士也。竊冀宇宙獨用之心，受天地不平之氣。雖弱植一介，窮途千里。未嘗下情於公侯，

屈色於流俗。凜然以金石自匹，獨不能忘情於春。則知春之所及者遠矣！春之所感者深矣！此僕所以撫窮賤而惜光陰，懷功名而悲歲月也。豈徒幽宮狹路④，陌上桑間⑤而已哉！屈平有言：「目極千里傷春心。」因作春思賦。庶幾乎以極春之所至，析心之去就云爾！

①威亨爲唐高宗年號。

②坎廩

③九辯：

「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

④風景未殊

二句 東晉時諸名賢宴集新亭，周顛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

相視流涕！

④狹路

古詩相逢狹路間。

⑤陌上桑間

陌上桑與桑中之詩，皆男女期

遇之詩也。

遊廟山序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

記，知軒冕可以理融，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多衣食之虞，登朝有雲利之迫。清識滯於煩城，仙骨擢於俗境。阮籍意疏，稽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促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煙霞板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

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廟山，蓋蜀郡三靈峯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萊倚，玄崖糾合，俯臨葦甸，平視重元，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狎，山鶯互囀，崇松埒巨柏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眇眇焉，迢迢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紫微之事耶？方斂手鐘鼎，息肩巖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乎斯者，濟陰鹿宏允，安陽邵令遠耳。蓋詩以言志，不

以韻數裁焉。

劉知幾

史通序錄

長安二年。余以著作佐郎兼修國史，尋遷左史於門下撰起居注，會轉中書舍人，暫停史任，俄兼領其職。今上卽位，除著作郎太子中允率更令，其修史皆如故。又屬大駕還京以留後在都。無幾，驛徵入京專知史事，仍遷祕書少監。自惟歷事二主，從官兩京。遍居司籍之曹，久處載言之職。昔馬融三入東觀，漢代稱榮；張華再典史

官^①，晉朝稱美。嗟予小子，兼而有之。是用職思其憂，不遑啓處。嘗以載削餘暇，商榷史篇，下筆不休，遂盈筐篋。於是區分類聚，編而次之。昔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定之於白虎閣^②，因名曰白虎通。予既在史館而成此書，故便以史通爲目。日漢求司馬遷後封爲史通子，是知史之稱通，其來自久。博采衆議，爰定茲名。凡爲廿卷，列之如左，合若干言。於時歲次庚戌景龍四年仲春之月也。

●劉知幾 唐彭城人，字子元，善文辭，舉進士。開元時，累官太子賓客，嘗著史通，具有史家識見。徐堅嘆曰：「爲史氏者，宜置此座右也。」^③馬融三入東觀，馬融東漢茂陵

人，字季長。安帝時爲校書郎。桓帝時爲南郡太守。才高博洽，著述甚富。●張華再

典史官 張華晉方城人，字茂先。學業優異，辭藻雅豔。於書無所不讀。後爲趙王倫所害。曾兩掌史職。著有博物志。●白虎閣 卽白虎觀，漢宮殿名。章帝時，博士詡郎

郎官及諸生諸儒講議五經同異，作白虎奏議。即白虎通德論也。

張說

會諸友詩序

谷子者，昔與說聯務蓬山，出入三載，事志相得，情深友于。尋屬吾人秩遷，迫吏畿劇，愛而不見，林也再華。今說復謝書坊，補他職。窮猿之意，不擇儒林。喜且把袂舊筵，解帶餘日。臥玩文墨，笑談平生。慈歡豈多，後面方永。沉沉春雨，人亦淹留。

●張說 唐洛陽人，字道濟，又字說之。永昌中策賢良方正第一，授校書郎，累官中書

令，封燕國公，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時人以與蘇頌並稱大手筆。⑤友于，論語「友于兄弟」，後世因指兄弟爲友于。

唐元宗

出宮人詔

古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以備內職①焉。朕恭膺大寶，頗修舊號。而六宮曠位，未副於周禮。八月算人，不行於漢法②。至於姜后進諫③，永巷脫簪；袁絲④有言，上林引席：此則朕之所慕，未曾忘也。頃者人頗諠嘩，聞於道路，以爲朕求聲色，選備掖庭。豈予志之未孚，何斯言之妄作？往緣太平公主輒進人

入宮，朕以事須順從，未能拒抑。見不賢^④而莫若內省，欲止謗莫若自修^⑤，改而更張，損之可也。妃嬪以下，朕當簡擇，使還其家。宜令所司，將車牛，今月十二日赴崇明門待進止。

④「古者三夫人」至「以備內職」

見禮記。

⑤八月算人二句

後漢書：「漢法常因八

月算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合法相者，載還棧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⑥姜后進諫

瑣語：

「周宣王夜臥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

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

⑦袁絲

漢袁盎字絲，文帝時爲中郎將。文帝與

慎夫人同坐，盎引却其坐，曰：「階下不見人麤乎。」

⑧見不賢句

論語：「見不賢

而內自省也。」

⑨止謗莫若自修

待幹中論：

「救寒莫如重裘，止謗如修身。」

李白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仲尼族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况僕之不肖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耶！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仰望，不及連章之祖，序慚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我，乃爲撫掌之資乎！

●李白 字太白，生蜀昌明之青蓮鄉，號青蓮居士。天才英特，賀知章見其文，歎爲謫仙。言於玄宗，供奉翰林，甚見愛重。後坐事，長流夜郎，遇赦，得還。所爲詩清新雋逸，與杜甫並稱詩宗。●明夷 易經卦名，離下坤上，其象爲日入地中，明而見傷，凡賢者不得志，憂讒畏譏，皆謂之明夷。●專城 古州牧太守之稱，言其權力能爲一

城之主也，專城之楊，爲牧守之上賓也。④祖 祖餞也。

夏日諸從弟登汝州龍興閣序

夫權榮芳園，蟬嘯珍木。蓋紀乎南火之月也。可以處臺榭，居高明。吾之友于，順此意也。遂卜精勝，得乎龍興。留寶馬於門外，步金梯於閣上。漸出軒戶，遐瞻雲大。晴山翠遠而四合。暮江碧流而一色。屈指鄉路，還疑夢中。開襟危欄，宛若空外。嗚呼！屈宋長逝，無堪與言。起予者誰，得我二季。當揮爾鳳藻，挹余霞觴。與白雲老兄，俱莫負古人也。

春夜讌諸從弟桃花園序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而浮生若夢，爲
懽幾何！古人秉燭夜遊，良有以也！況陽春召我以煙景，大塊假我以
文章。會桃花之芳園，序天倫之樂事。羣季俊秀，皆爲惠連。吾人詠
歌，獨慙康樂。幽賞未已，高談轉清。開瓊筵以坐花，飛羽觴而醉
月。不有佳作，何伸雅懷，如詩不成，罰依金谷酒數！

●惠連康樂

惠連康樂弟也，康樂謝靈運也。

●金谷酒數

晉石崇宴客於金谷園，賦

詩不成者，罰三觴。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船中●。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于邁。煙景晚色，慘爲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滌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寔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醪酒，醉揮素琴。全實不愧於

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風，鱸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東都 卽今洛陽。東都之名起於周，漢隋唐亦營之。●緇 黑色也，此言玉顏已無光彩，暗淡如緇也。●誤學書劍 項羽學書不成，棄而學劍，亦不成。後世士人以所學不就或不見用爲「誤學書劍」！●紫禁 以星之紫微垣，比帝王之所居，故稱宮禁曰紫禁。●「劉表禰衡」至「暫來江夏」 禰衡東漢平原人，字正平，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矯時慢物。曹操常召爲鼓吏，欲以辱之。衡直立操前，裸身而立，且造門大罵。操怒，而送與劉表。未幾，表又以悔慢不能容，以送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卒被殺。●賀循、張翰且樂船中 張翰，字季鷹，有清才。入洛，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曹掾，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歸，卒於家。賀循邵子，字彥光，善屬文，累官太子舍人，趙王倫篡位，轉侍御史，辭疾去，元帝承制，以爲軍諮祭酒，敦逼不得已，輿疾至，帝親幸其舟，諮以政道！

泛郎官湖詩序

乾元歲秋八月，白遷於夜郎。遇故人尙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泗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於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境，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佳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猶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

王維

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疏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臯，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與魏居士書

古之高者曰許繇，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迹。惡外者垢內，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慙也！嘗一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孔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爲崔常侍祭牙門姜將軍文

維大唐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一月辛未朔四日甲戌，左

散騎常侍、河西節度副大使、攝御史中丞、崔公，致祭於故姜公之靈：嗚呼！天子命之，建旗西門。帶甲十萬，鐵騎雲屯。橫挑強胡，飲馬河源。嗟爾勇健，表爲牙門。牙門伊何？全齊大族。四方有事，誓死鳴轂。前有血刃，後有飛鏃。其氣益振，大呼馳逐。翩翩白馬，象弧雕服。戈咤其喉，矢集其目。嗚呼！天下無事，今上好文。爾有餘勇，莫敢邀勳。腰鞭白首，蹉跎塞雲。死於禪將，誰統前軍。家本秦人，靈車東驚。長天積雪，邊城欲暮。麾下行哭，前旌抗路。身有寶劍，不佩而去。轅有代馬，悲鳴踟顧。嗚呼！我誠軍吏，令送爾歸。旣素我服，亦朱其衣。黠虜未滅，壯士長辭。牢醴以祭，太息歎歎。

杜甫

同元使君春陵●行序

覽道州元使君結春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爲邦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比興體制，微婉頓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也。

●春陵 地名，故城，在今湖南寧遠縣西北。

元結

劉侍御月夜讌會詩序

兵興以來，十一年矣，獲與同志，歡醉達旦。詠歌取適，無一二焉。乙巳歲彭城劉靈源，在衡陽，逢故人或有在者，日昔相會。第歡遠遊，始與諸公待月而笑語。竟與諸公愛月而歡醉。詠歌夜久，賦詩言懷。於戲！文章道喪蓋久矣！時之作者，煩雜過多。歌兒舞女，且相喜愛。系之風雅，誰道是邪。諸公嘗欲變時俗之淫靡，爲後生之規範。今夕豈不能道達情性，成一時之美乎！

●元結 字次山，天寶進士。肅宗召見，上時議三篇，帝悅之。後歸樊上，著書自娛，始號狷子。繼稱浪士，又曰漫郎，更曰贅吏。晚拜道州刺史，進授容管經略使，身論

鬱豪，綏定諸州，民樂其教，至立石頌德。罷還京師。卒年五十。

石魚湖詩序

瀟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游魚。魚凹處，修之可以貯酒。水涯四匝，多斂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洄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於石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

石魚湖醉歌序

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於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據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邱，酌於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

作歌以長之。

●巴邱 山名，在今湖南岳陽縣西南。●君山 有三，此指洞庭湖中君山，一名湘山，亦曰洞庭山，正對縣城西門岳陽樓。

菊圃記

春陵俗不種菊，前時自遠致之。植於前庭牆下。及再來也，菊已無矣。徘徊舊圃，嗟歎久之。誰不知菊也，方華可賞，在藥品是良藥，在蔬菜是佳蔬。縱須地趨走，猶宜徒植修養，而忍蹂踐至盡，不愛惜乎！於戲！賢人君子，自植其身，不可不慎擇所處。一旦遭人不重愛，如此菊也，悲傷奈何！

於是更爲之圃，重畦●植之。其地近讙息之堂，吏人不此奔走。

近登望之亭，旌旄不此行列。縱參歌伎，菊非可惡之草。使有酒徒，菊爲助興之物，爲之作記，以託後人。并錄藥經，列於記後。

●畦 田一區爲一畦。

水樂說

元予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淙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卽懸庭前之水，取故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銘曰：

煙纔通，寒淙淙。隔山風，老鼓鐘。

自銘曰至鼓鐘十四字從全唐文補入

浪翁觀化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阮孚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爲四時。四時形，化爲萬物。萬物形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也。」

多於此乎！」

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

元子曰：「於戲，時之化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

「時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憎慾所化，化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讎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爲行路。朋友爲勢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於此乎！」

「時之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姦謀。庶官爲禁忌所拘，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凶爲恩幸所迫，廝阜化爲將相，翁能記於此乎！」

「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木。原野化爲狃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於魚鼈。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乎！」

「時之化也，性情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爲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作姦邪感覺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

家之者耶？子去爲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籐縈垂。水可灌田一區。火可燒種菽粟。近泉可爲十數間茅舍。所詣纔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瀟泉之勝絕，見峻公與牧犢當一一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於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別韓方源序

昔元次山與韓方源別於商餘，約不終歲，復相見於此山。忽八年於今，始復相見。悲懼之至，言可極耶？次山與方源昔年俱頤於山谷，有終焉之意。今方源得如其心。次山汗在冠冕。次山一顧方源，再三慚羞。時復飲酒，求其安我。今方源欲安家肥陽。次山方理兵九

江。相醉相辭，不必如昔年之約。此情豈易然者耶？乙未之前，次山有元子；乙未之後，次山有猗玗子；戊戌中，次山有浪說；悉贈方源。庶方源見次山之意。

別崔曼序

漫叟年將五十。與時不合，垂三十年。愛惡之聲，紛紛人間。博陵崔曼惑叟所爲，遊而辨之，數月未去。會譚州都督張正言薦曼爲蜀呂長，將行。叟謂曰，叟異時爲山林一病民耳。宜不相罔。行矣勿惑！吾子有才業，且明辨，又方年少，必能樹勳庸，垂名聲。若求先達賢異能相拔拭，正在張公。張公往年在西域，主人能用其一言，遂開境千里，威振絕域，寵榮當世。公往在淮南，遂巡指麾，萬夫風

從，遭逢猜疑，弛而不爲。今海內兵革未息，張公必爲時用。吾子勉之！所相規者：宜緩步富貴，從容謀畫。少節酒，平氣槩耳。

別王佐卿序

癸卯歲，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時次山頃日浪遊吳中，佐卿頃日去西蜀。對酒欲別，此情易耶？在少年時握手笑別，雖遠不恨。以天下無事，志氣猶壯。今與佐卿年近五十，又逢戰事未息，相去萬里，欲強笑別，其可得乎？與佐卿去者，有清河崔異。與次山住者，有彭城劉灣。相醉相留，幾日江畔。主人鄂州刺史韋延安令四座作詩，命余爲序，以送遠云。

送王及之容州序

乾元初，漫叟浪家於灤溪之濱，以耕釣自全而已。九江之人未相喜愛：其意似懼叟衣食之不足耳。叟亦不促促而從之。有王及者異夫鄉人焉，以文學相求，不以羈旅見懼；以相安爲意，不以可否自擇。及於叟也如是之多。叟在春陵，及能相從遊歲餘而去。將行，規之，曰，「叟愛及者也，無惑叟言！及方壯，可強藝業，勿以遊方爲意。人生若不能師表朝廷，卽當老死山谷。彼區區於財貨之末，局局於權勢之門，縱得鍾鼎，亦胡顏受納？行矣自愛！耿容州歎於叟者。及到容州，爲叟謝主人：聞幕府野次久矣，正宜收擇謀夫，引信才士；有如及也，能收引乎？」二三子賦送遠之什，以系此云。

自釋書

河南元氏，望也。結，元子名也。次山，結字也。世業載國史。世系在家牒，少居商餘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爲稱。天下兵興，逃亂入猗玕洞，始稱猗玕子。後家灑濱，乃自稱浪士。及有官，人以爲浪者亦漫爲官乎？呼爲漫郎。旣客樊上，漫遂顯。樊左右皆漁者，少長相戲，更曰聲叟。彼誚以聲者，爲其不相從聽，不相鉤加；帶笮簪而盡船，獨聲齟而揮車。酒徒得此，又曰，一公之漫，其猶聲乎！公守著作，不帶笮簪乎？又漫浪於人間，得非聲齟乎？公漫久矣，可以漫爲叟！」於戲！吾不從聽於時俗，不鉤加於當世；誰是聲者，吾欲從之。彼聲叟不慙帶乎笮簪，吾又安能薄乎著作？彼聲叟不羞聲齟

於鄰里；吾又安能慙漫浪於人間？取而醉人議，當以漫叟爲稱。直荒浪其情性，誕漫其所爲；使人知無所存有，無所將待。乃爲語曰：能帶笞管者，全獨而保生。能學聾齶者，保宗而全家。聾也如此，漫乎非耶？

●笞管 音令省，漁具總名也。

獨孤及

夢遠遊賦序

嵇氏稱「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大哉聖人之知微乎！夫

生者，一氣之暫聚耳。有天地之和，自然之力，以運其行止，節其夭壽，非智力之所能扶，明矣。而舉世矻矻^㊸，莫不保持形骸，謂爲己有，特執迷妄往而不返，小者攘禮樂竊忠信以賈譽，大者盜天地之權，至於忘身，道德之衰，皆此物也。

余生於浮而長於妄，汨沒當世，與羣動俱，智不能逃形於名聲之韁鎖，脫屣於冠冕之籠檻，及其世界顛倒，萬物反覆，始返照收視，以觀身世，然後知一生之患假合，豈直芻狗^㊹土苴熱燄聚沫而已！則我之身也，與百憂偕長。況重險之中乎！思欲沖三清，出五濁^㊺，乘凌虛極，與造物者爲伍，莫有由矣。嘗中夜夢飛昇太空，若有以名迹見誦者，覺而自失，乃爲賦以狀遠遊，且旌悟道之晚也。

○獨孤及

唐洛陽人，字至之，天寶末，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以左拾遺召，既至，

上疏陳政要，改太常博士，歷濠舒二州刺史，以治課加司封郎中，徙常州，及性至孝，爲文章，明善惡，長於持論，有毗陵集。● 砧砧 王褒傳，「勞筋苦骨，終日砧砧」勤勉不止之意也。● 芻狗 老子：「天地以萬物爲芻狗。」● 三清五濁 道家以玉清上清太清爲三清，皆仙人所居，佛家謂人類所處世界爲五濁世界，五濁者，一曰命濁，二曰衆生濁，三曰煩惱濁，四曰見濁，五曰却濁。

陶翰

送田八落第東歸序

田子行於古而志於文，雅多清調。將有新律，鋒鏑甚銳。將來者，其憚之！勿以三年未鳴，六翮小挫，則遂有清谿白雲之意。夫才

也者，命在其中矣。屈也者，伸在其中矣。將子少安，吾以是觀德

灞亭^①柳綠，昆池^②草青。於何送歸，無易詠歌！

①陶翰 唐潤州人，開元間，擢進士第，又擢弘辭科，以冰壺賦得名，官禮部員外郎。

②鏑 箭頭也。③灞亭 灞上亭也。④昆池 昆明池也。

韓愈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①，書於春秋^②，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臧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恆有於

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詠於詩

詩有「麟趾」之篇也！

書於春秋

春秋以西狩獲麟而輟筆也。

祭房文君

維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餽，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

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尙饗。

感二鳥賦序

貞元十一年五月，戊辰，愈東歸，癸酉，自潼關出，息于河之陰。時始去京師，有不遇時之歎。見行有籠白鳥白鸚鵡而西者，號於道曰：「某土之守某官，使使者進於天子。」東西行者皆避路，莫敢正目焉。因竊自悲。幸生天下無事時，承先人之遺業。不識干戈耒耜攻守耕穫之勤。讀書著文，自七歲至今，凡二十二年，其行已不敢有愧於道。其閒居思念前古當今之故。亦僅志其一二大者焉！選舉於有司，與百十人偕進退，曾不得名薦書，齒下士于朝，以仰望天子之光明。今是鳥也，惟以羽毛之異，非有道德智謀承顧問，贊教化者，乃反得

蒙採擢薦進。光耀如此。故爲賦以自悼。且明夫遭時者，雖小善必達；不遭時者，累善無所容焉。

歐陽詹

翫月詩序附詩

月可翫，翫月古也。謝賦鮑詩，眺之庭前，亮之樓中，皆翫也。貞元十二年，甌閩君子陳可封，遊在秦，寓于永崇里華陽觀。予與鄉人安陽邵楚葦濟南林蘊潁川陳詡亦旅長安，秋八月十五日夜，詣陳之居，修厥翫事。月之爲翫，冬則繁霜太寒。夏則蒸雲太熱。雲蔽月，

霜侵人。蔽與侵，俱害平翫。秋之於時，後夏先冬。八月於秋季始孟終，十五於夜又月之中。稽於天道則寒暑均。取於月數則蟾兔圓。況埃壒不流，大空悠悠。嬋娟徘徊，樽華上浮。昇東林，入西樓。肌骨與之疏涼，神氣與之清冷。四君子悅而相謂曰：「斯古人所以爲翫也。」旣得古人所翫之意，宜襲古人所翫之作。翫月詩云：

八月三五夕，舊嘉蟾兔光。斯從古人好，共下今宵堂。素魄皎孤凝，芳輝紛四揚。徘徊林上頭，泛灩天中央。皓露助流華，輕飈佐浮涼。清冷到肌骨，潔白盈衣裳。惜此苦宜翫，攬之非可將。含情顧廣庭，願勿沈西方。

●歐陽詹 唐晉江人，字行周。貞元間，與韓愈李觀等聯第，時稱龍虎榜，爲國子四門助教，與愈同爲博士。詹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其文章切深，往復明辨。有歐陽行周

自居易

和夢遊春詩序

微之既到江陵，又以夢遊春詩七十韻寄予，且題其序曰：「斯言也，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樂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復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將來也。然予以爲苟不悔不悟則已，若悔於此，則宜悟於彼也。反於彼，而悟於妄，則宜歸於真也。況與足下外服儒風，內宗梵行者有日矣！而今而

後，非覺路之返也，非空門之歸也，將安反乎？將安歸乎？今所和者，其章旨卒歸於此。夫感不甚，則悔不熟。感不至，則悟不深。故廣足下七十韻爲一百韻，重爲足下陳夢遊之中所以甚感者，敘婚仕之際所以至感者。欲使曲盡其妄，周知其非。然後返乎真，歸乎實。亦猶法華經序火宅偈化城，維摩經入嬖舍過酒肆之義也。微之微之，予斯文也？猶不可使不知吾者知。幸藏之云爾！

不能忘情吟序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事，會經費，去長物。妓有樊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馭壯駿穩，乘之亦有年。

籍在長物中，將鬻之。圉人牽馬出門，馬驤③首反顧一鳴，聲音間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變④有辭。辭畢泣下。予聞素言，亦愍然不能對。且命迴勒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攬情，情動不可柅。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

- ①楊枝 曲名，卽楊柳枝，又名折楊枝，漢鏡歌鼓吹曲軍中樂，至隋則變爲宮詞。白居易詩：「古歌舊曲君休聽，聽取新翻楊柳枝」是也。
- ②駟 馬壯也。
- ③驤 馬昂頭曰驤。
- ④婉變 詩婉兮變兮，婉變柔婉，變眷也。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葡萄，核如枇杷，殼如紅繪，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史圖而書之，蓋爲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云。

琵琶行序

元和十年，予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送客湓浦口，聞舟中夜

彈琵琶者，聽其音，鏗鏘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娼女。嘗學琵琶於穆曹二善才。年長色衰，委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曲罷，憫然自斂。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憔悴，轉徙於江湖間。予出官二年，恬然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因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一十二言，命曰琵琶行。

八漸偈序

唐貞元十九年，秋八月，有大師曰凝公，遷化于東都聖善寺鉢塔院。越明年二月，有東來客白居易，作八漸偈。偈六句，四言，以讚之。初居易常求心要於師，師賜我八言焉。曰觀，曰覺，曰定，曰慧，曰明，曰通，曰濟，曰捨。緣是入於耳，貫於心，達於性，于茲

三四年矣，嗚呼！今師之報身^①則化，師之八言不化。至哉八言，實無生忍觀之漸門也。故自觀至捨，次而讚之。廣一言爲一偈，謂之八漸偈。蓋欲以發揮師之心教，且明居易不敢失墜也。既而升於堂，禮于床，跪而唱，泣而去。

●報身 佛家謂集因而得果，爲報，人身亦集種種因而成，故曰報身。

元微之^①墓銘

嗚呼微之，年過知命^②，不謂之夭。位兼將相，不謂之少。然未康吾民，未盡吾道，在公之心，則爲不了。嗟乎哉！道廣而俗隘，時矣夫。心長而運短，命矣夫。嗚呼微之已矣夫！

●元微之 卽元稹，別詳。 ●知命 論語：「五十而知天命，」後人因言五十歲爲知命。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爲最。就郡言，靈隱寺爲尤。繇寺觀，冷泉亭爲甲。亭在山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最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夜，吾愛其泉淙淙，風泠泠，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爲蓋，巖石爲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玩之者，可濯足於林下。臥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四周，叢山複湖，易爲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

韓僕射奉，作候仙亭。有裴庶子常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奘，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

聖善寺白氏文集記

中大夫守太子少傅、馮翊縣開國侯、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太原白居易，字樂天，與東都聖善寺、鉢塔院，故長老如滿大師，有齋戒之因；與今長老振大士，爲香火之社。樂天曰：「吾老矣，將尋前好，且結後緣。」故以斯文，寘於是院。其集也，帙六十五卷，凡三千二百五十五首，題爲白氏文集，納於律疏庫樓，仍請不出院門，不

借官客，有好事者，任就觀之。開成元年五月十三日，樂天記。

柳宗元

始得西山讌遊序

自余爲僇^①人，居是州，恆惴慄^②。其隙也則施施^③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爲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

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冉溪，斫^⑤榛莽，焚茅茨，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呀然窪然^⑥，若垤^⑦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⑧，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⑨爲類；悠悠乎將與灑^⑩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神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爲之序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柳宗元 唐河東人，字子厚，少精敏絕倫，文章卓偉，由進士累官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

●侈 辱也，言受貶謫爲可辱也。

●惴慄 恐懼貌。

●④施施 舒遲貌。

●⑤斫 音灼，以刀擊之也。

●⑥呀窪 突出如牙，凹下如窪

也。
⑦ 埳 小土阜也。
⑧ 縈青綠白 如縈之青，如綠之白也。
⑨ 培塿 小土山也。
⑩ 灑 與浩通，灑氣猶浩然之氣，天地之大氣也。

三誠并序

吾恆惡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①以逞。或依勢以干非其類，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迨於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事，作三誠。

臨江^②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麇^③，畜之。入門，羣犬垂涎^④，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

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己之麋也，以爲犬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彪然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閒，窺之，稍出，近之，慤慤然，莫相知。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己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蹶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跳

踉①大矚，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彪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②特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廚，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櫛③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纍纍④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鬪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⑤惡物也，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邱，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鳴

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爲可恆也哉！

- ① 乘物 乘依其勢而機曰乘。 ② 臨江 今江西清江縣其舊治也。 ③ 麋麋 鹿之小者。 ④ 垂涎 欲食之也。 ⑤ 慙慙 不知貌。 ⑥ 跳跟 猶跳梁，恣縱上下之貌。 ⑦ 畏日拘忌 畏觸日之忌也。 ⑧ 櫛 衣架也。 ⑨ 纍纍 多貌。 ⑩ 陰類 鼠夜出，故曰陰類。

霹靂琴贊序

霹靂琴者，零陵湘水西、震餘枯桐之爲也。始枯桐生石上，說者言蛟龍伏其竅，一夕暴震，火之，焚至且乃已。其餘磴然，倒臥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聞，取以爲三琴，琴莫良於桐，桐之良，莫良於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火之餘，又加良焉，震

之於火爲異。是琴也，旣良而異，合爲二美，天下將不可載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幾喪。余作贊辭，識其越之左與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而爲它傳。

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設施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

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 睥睨 城上女牆也。 ● 梁欂 欂梁棟之別名。 ● 堡塢 土小障也。

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爲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

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淒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李翱

拜禹言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

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李翱 唐趙郡人，一作成紀人，字習之，貞元進士，元和初，爲國子博士，史館修撰，再遷考功員外郎。嘗面折宰相李逢吉之過，出爲瀘州刺史，後拜中書舍人，始從齒愈爲文章，辭致渾厚，見推當世！

杜牧

送薛處士序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木石

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甯肯與市人木石爲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爲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陸龜蒙

杞菊賦序

天隨生宅荒，少牆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以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且暮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嘆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

●陸龜蒙，唐長興人，字魯望，少高放，居松江甫里，自號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或號甫里先生，後以高士召不至。

●杞菊，枸杞與菊花也。

●擷，音絮，採也。

④千乘之邑 能出兵車千乘之邑也，言大邑也。

江湖散人傳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爲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乃從而稱之。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爲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之大者也，在大虛中一物耳！勞乎覆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爲雨爲露，爲霜爲雪。水之局●，爲瀦爲洳，爲潦爲汙●。土之散，封●之可崇，穴之可深，生可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墳不可以爲垤●，蟻不可以爲孟。得非散能通於變化，局不能耶？退若

不散，守名之筌^⑤，進若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爲散歌散詠，以志其散。

① 斯須 瑯屑也，舊言猶須臾，誤。

② 局 聚集局促也。

③ 潑洳潑汗 潑音豬，水

所停也。洳下隰地也。潑與潑同，積水曰潑。汗同汚，停水不流。

④ 封 聚土曰封。

⑤ 埵堦 埵同壘，樂器，以土爲之，大如鵝子，形如稱錘，上銳下平，中虛。埵丸

器也，用以盛水。⑥ 守名之筌 筌取魚竹器也，此語用莊子「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

忘筌」意。

冶家子言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

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乘耒耜者，一
鑿不敢起。吾父易之爲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售倍。民凋力窮，土
木中輟，吾易之以爲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
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
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勸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吳融

奠陸龜蒙文

大風吹海，海波淪漣。涵爲子文，無隅無邊。長松倚雪，枯枝半

折。挺爲子文，直上巔絕。風下霜晴，寒鐘自聲。發爲子文，鏗鏘杳清。武陵深闌，川長晝白。閒爲子文，渺茫岑寂。豕突禽狂，其來莫當。雲沈鳥沒，其去倏忽。賦若凝脂，輒於無骨。霏漠漠，澹涓涓。春融冶，秋鮮妍。觸卽碎，潭下月。拭不滅，玉上煙。

●吳融

唐吳翥之孫，字子華，力學富辭調，龍紀初，及進士第，爲翰林學士，拜中書

舍人，昭宗反正御南闕受賀，融最先至，帝有所指授，疊十許稿，融跪作詔，少選成，語當意詳，帝咨賞良厚，進戶部侍郎，以翰林承旨卒，有唐英歌詩。

段成式

妬婦津

臨清有妬婦津，相傳言晉大始中，劉伯玉妻段氏，字明光，性妬忌。伯玉嘗於妻前誦洛神賦。語其妻曰：「娶婦得如此，吾無憾矣。」明光曰：「君何得以水神美，而欲輕我，吾死何愁不爲水神。」其夜乃自沉而死。死後七日，託夢語伯玉曰：「君本願神，吾今得爲神也。」伯玉寤而覺之，遂終身不復渡水。有婦人渡此津者，皆壞衣枉粧，然後敢濟，不爾，風波暴發；醜婦雖粧飾而渡，其神亦不妬也。婦人渡河無風浪者，以爲已醜，不致水神怒，醜婦諱之，無不皆自毀形容以塞嗤笑也。故齊人語曰：「欲求好婦，立在津口。婦立水旁，好醜自

彭。」

●段成式 唐臨淄人，字柯古，文昌子，以蔭爲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祕籍，終太常少卿，有酉陽雜俎。

毀

古之非人也，張口沫●舌，指數於衆人，人得而防之。今之非人也，有張其所違，嘖●感而憂之，人不得而防也。豈雕刻機杼有淫巧乎？言非有乎？

●沫 口中津涎曰沫。 ●嘖 眉蹙也。

顧况

右拾遺吳郡朱君集序

因都國，出麟角鳳喙，爲續斷之膠。與本無異。朱君能以煙霞風景，補綴藻繡，符於自然。如山深月清，中有猿嘯，復如新安江水，文魚彩石，歷歷可數。其杳窅翛颯，若有人衣薜荔而隱女蘿。立意皆新，可創離聲，樂友之什，情思最切。雖有諫職，心遊江湖，謝病而來，慕出塵之侶，精好涅槃維摩經，愛人爲善，有志未就。終於廣陵舟中，識與不識，聆風嚮義，相與興歎。我主人延陵包君，兵部李侍郎，禮部劉侍郎皆有託孤之舊，子郁襲其先行，敬事父友，泣捧遺文，祈余冠序。

●顧況，唐蘇州人，字通翁，至德進士，長於歌詩，工書畫，爲韓滉節度判官，德宗時徵爲著作郎，性詼諧，狎侮人。

羅隱

釣臺記

巖巖而高者，嚴子陵之釣臺也。寥寥而不歸者，光武之故人也。故入之道何如：晚蒼苔以言之。尊莫尊於天子，賤莫賤於布衣。龍爭蛇蟄兮，風雨相遺。干戈載靡兮，悠悠夢思。何富貴不易節，而窮達無所欺。故得脫邯鄲之難，破犀象之師。造二百年之

業^八，繼三尺劍之基者^九，其惟有始有卒者乎！下之世，風俗偷去，祿位相尙。朝爲一旅人，暮爲九品^十官，而親戚骨肉，已有等差矣。況故人乎！嗚呼！往者不可見，來者未可期。已而，已而！

●羅隱 唐末餘杭人，以詩名，尤長於詠史，然多所譏諷，以故不第，五代時仕吳越，爲錢鏐從事，年八十餘卒。

●鈞臺 此指嚴光垂釣處，在今浙江桐廬縣富春山下。

●嚴子陵 見前與子陵書。

●光武 見前與子陵書。

●睨蒼苔以言之 言睨視蒼

苔，傲然而言也。

●邯鄲之難 指光武破干莽軍於昆陽事。

●犀象之師 指光武破

赤眉事。

●造二百年句 後漢凡百九十四年。

●繼三尺劍 指漢高祖劍斬當道白

蛇，以得天下事，參漢書高祖本紀。

●九品 國語：「外官不過九品，」

謂九卿官

也。

英雄之言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恆其性耳！視玉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宜以百姓心爲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爲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爲人之所窺者。鮮矣！

梅先生●碑

漢成帝時，網紐積壞，先生以書諫天子者再三。夫火政雖去，而劍履閒健者，猶數百位，尙不能爲國家出力，以斷佞臣頭。復何南昌故吏，憤憤於其下，得非南昌遠地也？尉下寮也，苟觸天子網，突倖臣牙，止於殛●一狂人，噬●一單族而已。彼公卿大臣，有生殺喜怒之任，有朋黨蕃衍之大，出一言，作一事，必與妻子謀，苟不便其家，雖妾人婢子亦攬挽●相制，而況親戚乎！況骨肉乎！故雖有憂社稷心，亦噤而不吐也。嗚呼！寵祿所以勸功，而位大者不語朝廷事。是知天下有道，則正人在上。天下無道，則正人在下。余讀先生書，未嘗不爲漢朝公卿恨。今南游，復過先生里。吁！何爲道之多也。遂

裨以弔之！

●梅先生 梅福也，漢壽春人，少學長安，通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數上書言事。及王莽專政，棄妻子去。 ●殛 誅也。 ●噓 音誓，齧也。 ●櫻 櫻挽櫻觸也。

讒書重序

隱次讒書之明年，以所試不如人，有可用公道落去。其夏，調膳於江東。不隨歲貢。又一年，朝廷以彭門就辟。刀機猶溼，詔吾輩不宜求試。然文章之興，不爲舉場也。明矣！蓋君子有其位，則執大柄以定是非。無其位，則著私書而疏善惡。斯所以警當世，而誠將來也。自揚孟以下，何嘗以名爲。而又念文皇帝致理之初，法制悠久，

必不以蟻蟲癢痛，遂偃斯文。今年諫官有言。果動天聽。所以不廢讒
譴也。不亦宜乎！

風雨對

風雨雪霜天地之所權也，山川藪澤鬼神之所伏也，故風雨不時，
則歲有饑饉。雪霜不時，則人有疾病。然後禱山川藪澤以致之，則風
雨雪霜果爲鬼神所有也明矣。得非天之高，不可以自理，而寄之山
川。地之厚，不可以自運，而憑之鬼神，苟祭祀不時，則饑饉作。報
應不至，則疾病生。是鬼神用天地之權也。而風雨雪霜爲牛羊之本
矣。復何歲時爲，復何人民爲！是以大道不旁出，懼其弄也。大政不
聞下，懼其偷也。夫欲何言！

荆巫

荆楚人淫祀者舊矣，有巫頗聞於鄉間。其初爲人祀也，筵席尋常，歌迎舞將，祈疾者健起，祈歲者豐穰。其後爲人祀也，羊豬鮮肥，清醑滿卮，祈疾得死，祈歲得饑，里人忿焉。而思之未得。適有言者曰：「吾昔游其家也，其家無甚累，故爲人祀，誠必罄乎中。而福亦應乎外。其胙必散之。其後男女蕃息焉，衣食廣大焉，故爲人祀，誠不得罄於中。而神亦不歆乎外。其胙且入其家。」是人非前聖而後愚，蓋牽於心而不暇及人耳。以一巫用心尙爾，況異於是者乎！

蒙叟遺意

上帝既剖混沌氏，以支節爲山嶽，以腸胃爲江河。一旦慮其掀然而興。則下無生類矣。於是孕銅鐵於山澤，淬魚鹽於江河，俾後人攻取之。且將以苦混沌之靈，而致其必不起也。嗚呼！混沌氏則不起。而人力殫焉。

說天雞

狙氏子不得父術，而得雞之性焉。其畜養者，冠距不舉，毛羽不彰，兀然若無飲啄。意泊見敵，則他雞之雄也。伺晨，則他雞之先也。故謂之天雞。狙氏死，傳其術於子焉。且反先人之道，非毛羽彰

錯觜距銛利者，不與其棲。無復向時伺晨之儔。見敵之勇，峨冠高步，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有是夫！

田說

一夫田，甲氏乙氏判而農之。乙氏糞其田，田善收，甲氏以爲不善守天地之和，風雨之絜，而不善收。噫！造化之功，不如糞土乎！

婦人之仁

漢祖得天下，而良平之功不少焉。吾觀留侯破家以讎韓，曲逆東身以歸漢。則有爲之用，先見之明，又何以加焉。史遷則曰：「張良若女子，」而「陳平美好，」是皆婦人之仁也。外柔而內狡，氣陰而志

忍。非狡與忍，則無以成大名。無他，柔弱之理然也。嗚呼！用其似婦人女子者猶若是，況真用婦人之言哉！不得不畏！

本農

有覆於上者如天，載於下者如地，而百姓不之知。有恩信及一物，教化及一夫，民則歸之。其猶旱歲與豐年也。豐年之民，不知甘雨柔風之力，不知生育長養之仁。而曰：「我耕作以時，倉廩以實。一旱歲之民，則野枯苗縮，然後決川以灌之。是一川之仁，深於四時也。明矣！所以鄭國哭子產三月，而魯人不敬仲尼。」

題神羊圖

饒之庭有神羊，以觸不正者。後人圖形像，必使頭角怪異，以表神聖物！噫！饒之羊，亦猶今之羊也。但以上世淳樸未去，故雖人與獸，皆得相指令。及淳樸銷壞，則羊有貪很性，人有割割心。有貪很性，則崇軒大夏，不能駐其足矣。有割割心，則雖邪與佞，不能舉其角矣。是以饒之羊亦猶今之羊也。貪很搖其正性，刀匕制其初心。故不能觸阿諛矣！

劉蛻

文泉子集序

於西華子之降也，其三月辛卯，夜未半，野水入廬。潰壞簡策。既明日，燹其書，有不可玩其辭者。噫！當初不敢自明其書，十五年矣。今水之來寇，余命也，已矣！故自褐衣以來，辛卯以前，收其微詞屬意古今上下之間者，爲內外篇焉。復收其怨抑領記嬰於仁義者，雜爲諸篇焉。物不可以終雜，故離爲十卷。離則名之不絕，故授之以爲文泉。泉之時義大矣哉！蓋覃以九流之文旨，配以不竭之義。曰泉，崖谷枯，珠璣昧，則將救之。雲雷亢，棗盛乾，則將救之。余豈垂之空文哉！自辛卯迄甲午，覆研於襄陽之野。

●劉說 唐荆南人，字復愚，爲文奇詭，岸傑，自成一家，官至左拾遺，有文泉子集。

韓偓

香奩集自序

遐思宮體●，未敢稱庾信●工文。卻誚玉臺，何必倩徐陵●作序！粗得捧心●之態，幸無折齒●之慚。柳巷青樓，未嘗糠粃。金闈繡戶，始預風流。咀五色之靈芝，香生九竅。咽三危之瑞露，春動七情。如有責其不經，亦望以功掩過。

●宮體

梁書簡文帝紀：「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優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

●庚信 字字山，仕梁爲散騎常侍。●徐陵 字孝穆，八歲能文，仕梁，曾爲玉臺新
詠一書作序。●四 捧心 莊子：「西施痛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
心，而曠其里。」●五 折齒 晉書謝鯤傳：「隣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常挑之，女投
梭，折其兩齒。」

沈顏

讒國

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故人君弗爲意也。且曰：「彼
誠佞邪，予不過寵一臣；彼誠忠邪，予不過黜一臣。予授天命，有天

下，豈少若人乎！奈何嘯^①予心。」而不知寵一佞而百佞進；黜一忠而百忠退。矧忠者寡而佞者衆乎！是以宰嚭讒子胥而吳滅^②，趙高讒李斯而秦亡^③，無極讒伍奢而楚昭奔^④，靳尚讒屈原而楚懷囚^⑤。愚故曰，知佞之讒讒忠，不知佞之讒讒國，悲夫！

●沈頤 五代吳德清人，字可鑄，唐天復進士，入吳累遷翰林學士，順義中，卒，少有詞藻，琴弈皆臻神境，時下稱水船，著聲書解聲書等。

●嘯 遠戾也。

●宰嚭 句

嚭，太宰嚭也，吳大夫。子胥伍子胥也，名員。子胥本楚人，以父奢兄尚爲平王所殺，乃奔吳，佐吳伐楚，服其世讎。後吳伐越，越王句踐請和，夫差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嚭讒之，夫差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子胥告其舍人曰：「扶吾眼，懸吳東門之前，觀越寇之入滅吳也。」夫差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後九年，越滅吳！

●趙高 句 趙高，始皇之佞臣，始皇死，矯召殺太子扶蘇，立二世，時李斯爲相，趙高誣斯子李由與盜通，腰斬咸陽市。

●無極 句 伍奢事楚平王，爲太子太傅，費無

穰譏太子，王召奢，奢諫，被殺！
① 斬尚句：楚懷王屬屈平爲憲令，屬草稿未竟，上官大夫斬尚欲奪之，原不與，因譏之於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既放，秦使張儀誘懷王入秦而囚之！

登華旨

嘗讀李肇●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嶽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遺書爲訣。」且譏好奇之過也如是。
沈子曰：「吁！是不論文公之旨邪？夫仲尼之悲麟●，悲不在麟也。
墨翟之泣絲●，泣不在絲也。且阮籍縱車於途，途窮輒慟④，豈始慮不至邪！蓋假事諷時，致意於此爾。前賢後賢，道豈相遠。文公憤趣榮貪位者之若涉懸崖，險不能止，俾至身危蹈蹶，然後歎不知稅駕之

所，焉可及矣！」悲夫，文公之旨，微沈子幾晦乎！

●李肇 唐元和中爲翰林學士，坐薦伯耆貶中書舍人，左遷將作少監，有翰林志唐國史補。
●仲尼悲麟 卽西狩獲麟，春秋絕筆事。
●墨翟泣絲 墨子見染絲者而泣
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
④阮籍輒慟 見前。

來鵠

貓虎說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其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秋，庶可望矣。」
乃具所嗜，爲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貓乎？豕者吾其虎

乎？」

其幼感曰：「迎貓可也，迎虎可乎？豕盜於田，逐之而去，虎來無豕，餒將若何④？抑又聞虎者不可與之全物，恐其決之之怒也。不可與之生物，恐其殺之之怒也。如得其豕生而且全，其怒滋甚，射之獲⑤之，猶畏其來。況迎之邪？噫！吾亡無日矣！」

「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聽然而笑曰：「爲鼠迎貓，爲豕迎虎，皆爲害乎食也。然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知其不免，乃撤所嗜，不復議貓虎！」

①來鵠 唐人，此文見唐文粹，生世不可考。②故實 猶言故事，習舊事也。

③爲獸之差 以獸爲進祭之品也。④餒將若何 言虎來腹餒，將何以爲食也。⑤獲

音胡化反，捕獸機檻也，中庸：「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

程晏

窮達志

君子寧小窮而大達，小人寧小達而大窮，小者人之役，大者人之道也。孟子論帝王之道於諸侯，諸侯不志我言則去之，豈不以小窮而大達歟！衛鞅論帝王之道於秦伯，秦伯寢。於是鞅乃易之以霸強之術，而苟容之，豈不謂小達而大窮歟！君子不患乎無才，患乎不知窮達之理也！孟子大達，遠盜蹊而遵正路者也；衛鞅大窮，捨正路而趨盜蹊者也，秦不知蹊以問鞅，鞅指之趨盜蹊而強去也，我知盜之蹊而反然之，曷若遵正路而遠盜蹊哉！

●程晏

程晏唐人，此文見唐文粹，生世不可考。

●衛鞅

卽商鞅，爲衛人，故又稱衛

缺也。不得志於衛，乃西入秦，事孝公，定變法之令，廢井田，開阡陌，改賦稅之法，封於商，號商君，孝公卒，殺殺。

工器解

匠刀者，不必自用割。匠弓者，不必自用射。善爲器而已。善割者，不必善匠刀。善射者，不必善匠弓。善用人之器而已。庖丁豈自鍛而後操之邪？由基豈自斲而後射之邪？然則匠刀者，不嫉庖丁之解。匠弓者，不嫉由基之中。業已之爲器，而懼刃之不利，弦之不勁也。我器旣利旣勁，稱彼之用，是器得其所，又何嫉哉！蕭張爲漢之器，旣利旣勁矣。不嫉漢祖之能刃我而解羽，弦我而中羽，天下是業已之爲器也。反是者，所謂已匠刀，不欲人之善割。已匠弓，不

欲人之善射。然則器安適乎！范增之器也，既利既勁矣。鴻門之言不用，羽非善割善射者，終不能用其器也。是器豈嫉人也哉！痛器之失其所也。是言也，不足爲儒者道。用警乎貪民嫉上之臣也！

① 庖丁

莊子養生主：「庖丁爲文惠君解牛。」

② 由基

養由基，古之善射者。

③ 蕭

張蕭何張良也，佐漢高祖平天下。

④ 范增

項羽謀士，高祖已入秦，項羽後至，宴

高祖於鴻門，范增諫羽誅高祖，已而高祖引去，增忿然謂項羽豎子不足與謀，已而疽發背死！

設毛延壽自解語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爲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

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遣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遣女樂於戎，而聞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遣之，美者留之邪？陛下以爲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彼，陛下不以爲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哉。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爲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爲美爲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誣其貨哉。」」

一九三四年一月付版
一九三四年二月出版



小品文選上卷

實價六角

編者 陶秋英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大華印局

陶秋英
李志雲
北新書局
大華印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雷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平 成都 開封 南京 溫州
廣州 廈門 武漢 重慶 昆明
北新書局分局

